

期八第

獨鶴主任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 第八期 目次

詠紅 ..... 繆賊菌

小說點將錄 ..... 大明書生

秦氏子 ..... 程瞻廬

秋花雜贊 ..... 朱楓隱

眼底微塵錄 ..... 馬先生

社會閒評 ..... 施濟羣

勸世開篇 ..... 吳雙熱

新笑林二則 ..... 程瞻廬

滑稽叢話二則 ..... 吳虞公

西笑 ..... 貫一

秋風歌 ..... 姚民哀

颶風蘇灘 ..... 觀欽

童歌 ..... 痘梅病友

新五更調 ..... 楠鷗夢

什麼東西 ..... 滑稽問答

楊瘋子 ..... 耐庵

## 短篇小說

可憐之女郎 ..... 嚴獨鶴

剪辯記 ..... 海上漱石生

一夕話 ..... 陸澹盦

延請主筆 ..... 程瞻廬

姨太太的自殺 ..... 吳覺迷

情閥 ..... 胡寄塵

賣花聲裏 ..... 王定庵

## 長篇小說

新歡浦潮 ..... 海上說夢人

第八回 賈師爺專做熱心腸

獸小姐慣施強手段

## 詠紅

賊菌

映日荷花別樣紅。紅橋流水自西東。  
紅螺滿酌紅玫瑰。十里香風入檻中。  
詩題紅葉御溝流。紅豆相思寄綺愁。  
閒倚紅樓弄紅袖。畫屏無睡待牽牛。  
紅菱玉藕水塘香。高繫紅裙蕩野航。  
紅友相攜同玩月。紅潮登頰對檳榔。  
紅黃競艷菊花天。憔悴紅顏惜少年。  
只爲紅羊却未解。灑將紅淚到山巔。

如今單說那和華絲廠裏有一個女工陸昭弟。這是全廠注意的衆  
霜葉紅於二月花。小紅低唱拍紅牙。  
口同聲說他是本廠第一塊牌子。究竟他這第一塊牌子並不是工  
廠裏的汽笛一響便無論嚴冬霜雪之際或是狂風大雨之中也祇  
得咬著牙低着頭拼命的向前挨去一刻不敢停留這種生活真是  
苦不堪言。有時絲廠裏賺了錢那幾個身爲廠主的大資本家祇顧  
嘻着大嘴笑個不住他那裏知道這其間是揮却無數女工的血淚  
纔造成你這副笑臉哩。



## 可憐之女郎

嚴獨鶴

詠紅

可憐之女郎

詠 紅

燈紅酒綠青衫溼。西望長安不見家。  
紅袖添香夜讀書。樓題紅雨有相如。  
紅箋莫寫風流句。點黑圈紅讀五車。  
燃起紅泥小火爐。紅醪淺酌夜寒驅。  
待逢臘盡梅紅日翦翠裁。紅飾九衢。  
紅梅遙寄一枝春。紅換桃符氣象新。  
紅襖綠衣小兒女。也燒紅燭祀錢神。  
紅杏枝頭春意鬧。千紅萬紫鬪芳菲。  
笑他紅粉無知識。爭着紅粧上翠微。  
夾岸紅桃宿雨含。紅霞爍爍水涓涓。  
桃源不染紅塵意。探訪休浮紅畫船。  
血淚染成紅杜鵑。紅絲硯好已磨穿。

可憐之女郎

二

作比別人格外做得好也並不是工錢比別人格外拿得多不過因爲他年紀狠輕相貌又生得狠好雖然終日亂頭粗服却是別饒幸。韻在這許多女工裏面自然要算得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所以厥中那些管事的見了他都另眼相看就是同伴當中也沒有一個人不愛惜他讚美他但是他自己却狠露着一種愁苦的神態一天到晚埋頭作工雙眉緊鎖着難得有一些兒笑容有時還會無端的流下淚來有些不知道的人看着他這種樣子心下都狠詫異以爲他是自尋煩惱有些和他要好些深知他景況的便也暗暗嗟歎說怪不得他傷心原來陸昭弟雖然身爲女工却也是個好人家的女兒。是自嬌生慣養也狠得着父母的憐愛不幸到了十六歲上他的父親死了又沒有弟兄祇剩了他和他母親陳氏兩人他父親在日是一個小本經紀祇開着一爿烟紙店也沒有什麼積蓄一死之後他母

清和天氣。憐紅老。紅日當窗。懶尚眠。  
山榴花似結。紅巾畫舫。紅旗耀水濱。  
買得新書紅雜誌。一番紅樣。一番新。

### 小說點將錄（續）

大膽書生

矮脚虎王英 姚民哀  
贊曰 矮脚虎偏能幹四字定評。  
短小精悍（民哀身材短小而多才智、著作亦甚夥、擬以矮脚虎、殊虎虎有生氣也。）

小霸王周通。

周劍雲。

母女二人真算得是相依爲命哩。

贊曰。劍氣凌雲不平則鳴。嗚嗚。叱咤頗具威名。（劍雲性情豪爽，才氣發皇，頗有霸王暗嗚叱咤之概。）

金眼彪施恩。施濟羣。

贊曰。結識武行者得個好伙伴。（小說點將錄中，以武行者擬嚴獨鶴、濟羣與獨鶴同編紅雜誌，是好伙伴也。大大有名江湖人稱施老板。（濟羣素有施老板之稱，金眼彪施恩亦酒店老板也。）

來了陳氏纔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真是小孩子氣我不過偶然觸動了一件心事覺得有些不快也不願意便告訴你你何苦一定要尋根究底急成這個樣兒實對你說了罷我今天早上送你出門之後因為天氣很熱便在門口多站了一刻乘乘早涼在這個當兒忽然看見一部汽車飛快的在門口駛過我看那車中坐着一個女子你道那女子是誰却原來就是你那周家表姊如今是夏天他們這些閑人都喜歡兜風他想必也是兜風回來你那周家表姊論模樣

白面郎君鄭天壽。朱大可。

贊曰。美秀而文白面書生。

秦氏子

曉廬

坐也想。汪秀蘭臥也想。汪秀蘭秀蘭。  
秀蘭我這小小心房化做了你指定的旅館。  
夢的時候見汪秀蘭醒的時候不見。  
汪秀蘭我不願醒我但一輩子做夢。  
不做美的報曉雞叫斷我的好夢咄！  
該死的雞兒萬惡不赦你便是我。

和性格還遠不及你況且他也是家道貧窮自小就沒了老子前幾年和你的景況也差不多不知怎樣在這一兩年裏頭會無端的鬧起來了我想你和他兩人從小在一處做伴真是一張蘆席鋪在地下分不出甚麼高低來不料如今竟變成天差地遠兩人同在一條馬路上走一個是拎着飯籃去上工一個是坐着汽車回家睡覺這眼前比較教我看着怎不傷心呢昭弟起先不知他母親是爲了何事納悶一聽得這番話倒反笑道母親說的話自然是愛惜我不過我的心思却又和母親不同我想一個人生在世上固然沒有個情願吃苦不想享福的道理不過同一享福也要仔細辨辨看這個福究竟享的合理不合理像周家表姊面子上算是享福了但是他這種福就享的狠不合理母親不大出門不知道外邊這般人的議論我却耳朵裏聽得多了大概他的福越享得大他的聲名也就越

## 秦 氏 子

可憐之女郎

六

不共戴天的仇敵

這許多話都是墮入情網的秦氏子。在那裏喃喃自語。

秦氏子和秀蘭自從春天在會場裏。一度相見以後不曾會過面。

因這一度相見三個月來卻累秦氏子做了九十度的癡夢少喫了一百八十碗的白米飯寄去了二百七十封的情書可是秀蘭那邊卻沒有一字答覆越是沒有答覆秦氏子越不肯罷休宛比很熱心的投稿家投稿不售再接再厲一而十十而百百而不

弄越壞了倒反不如我這個吃苦的雖然外面吃苦心裏却狠安閒。自然母親何必去空羨慕人家倒來替我擔憂呢我還記得父親臨死的時節手指着我囑咐母親說他自知一死之後母女兩人難以過活但無論如何總須保全女兒的清白不要爲了貧窮就將他斷送了照這樣說了好幾遍纔咽了氣足見他最不放心的事情就是怕我這做女兒的不能立定脚跟如今祇要始終能保全清白就算對得住死去的父親了講到吃苦祇好算是命中註定可有什麼怨呢陳氏聽他女兒提起他丈夫不禁哭起來了一面哭一面却安慰他女兒道我不過因爲你太吃了實在捨不得你所以看見別人那樣享福心下便有些難過你既然有這樣的好志氣能耐得起苦我還有什麼話說呢

這年秋天陳氏因感受暑濕得了一個濕溫症病倒在床那病勢十

千。千。而。萬。除。非。達。到。了。目。的。才。休。  
未。了。果。接。到。秀。蘭。的。覆。書。說。『有。物。  
贈。君。用。紅。紙。包。裹。置。於。某。巷。口。之。字。  
紙。籤。內。明。日。清。晨。君。自。往。收。取。便。知。  
儂。意。勿。誤。』

這。一。個。好。消。息。秦。氏。子。快。活。到。甚。  
麼。樣。程。度。區。區。一。枝。筆。委。實。形。容。不。  
出。  
來。日。清。晨。秦。氏。子。緊。捏。着。紅。紙。包。  
裏。的。東。西。取。回。家。裏。拆。看。  
捏。在。手。中。覺。得。紙。包。裏。有。些。活。動。  
秦。氏。子。道。阿。呀。莫。非。秀。蘭。比。我。更。癡。

分。沈。重。昭。弟。是。個。女。兒。家。孤。掌。難。鳴。急。得。沒。有。法。子。幸。虧。他。隔。壁。鄰。  
居。有。個。李。嬌。嬌。平。日。和。他。們。狠。是。要。好。便。過。來。探。望。李。嬌。嬌。又。命。他。  
的。兒。子。去。請。一。個。醫。生。來。替。陳。氏。治。病。一。連。忙。了好。幾。天。陳。氏。的。

病。纔。漸。有。轉。機。算。是。不。妨。事。了。但。一。時。還。不。能。起。床。昭。弟。本。想。再。在。  
家。裏。歇。幾。天。伏。侍。他。母。親。的。病。無。奈。手。頭。這。幾。個。錢。延。醫。服。藥。早。已。

用。完。了。不。能。不。硬。着。心。腸。去。上。工。便。央。求。李。嬌。嬌。在。家。中。陪。伴。他。母。  
親。李。嬌。嬌。一。口。答。應。陳。氏。一。個。人。躺。在。病。榻。上。也。無。非。和。李。嬌。嬌。談。  
談。家。常。解。悶。談。到。其。間。免。不。了。又。要。訴。苦。李。嬌。嬌。起。初。也。不。過。嘴。口。  
安。慰。他。幾。句。罷。了。後。來。因。陳。氏。再。三。說。他。女。兒。年。紀。狠。輕。身。體。又。不。  
結。實。做。了。這。苦。工。祇。怕。將。來。把。身。子。白。白。的。勞。碌。壞。了。還。一。世。不。得。

## 秋花雜贊

可憐之女郎

八

竟把活潑潑地一顆心挖將出來做贈品麼。阿呀秀蘭我卻害了你也說時涕兒淚兒滾滾的流下。

比及拆開封皮裏面的活動東西托地跳將起來子細看時端的是甚麼東西原是一隻癩蝦蟆。

## 秋花雜贊

楓隱

春之花秋之月皆足以供高人之玩賞勞騷客之謳吟然苟平心論之則秋季之花何遽不如春者余

旁人看着也怪可憐的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不知你心下怎樣如今外邊不是盛行着女子新戲麼我的兒子有個朋友是一家女子新戲園裏的領班他那裏時常招收新戲子有那些女子自願學戲的都去投奔他聽他們說起來這唱新戲倒像是一樁好生意又不費力又賺得起錢祇要人物漂亮質地聰明學了幾個月就可以出台出來之後倘然走了紅運每月就可以拿上幾百塊錢的包銀別的行業那裏有這樣大的好處我看你既然嫌做工辛苦不如教昭弟去學新戲像他這樣又聰明又貌美包你可以出風頭何苦永遠埋沒在這絲廠裏面呢陳氏聽了連連搖頭道你的話固然是一番好意但是昭弟不比別人性情十分固執要教他去唱戲是斷斷不肯的李嬸嬸道如今的時勢不比從前還有許多人將唱新戲作爲一種很高的行業哩祇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是做個戲子又怕什

故不揣。弇陋。各爲作贊。庶足以代。  
花神吐氣乎。

到底不比當娼妓那纔真正辱沒了一輩子了。陳氏聽着祇是默然不語。李嬌嬌便也不再說了。

鳳仙花 贊曰。九苞備色女兒花呼。  
鳳兮鳳兮仙乎仙乎。（宋光宗李后  
諱鳳故宮中呼鳳仙爲好女兒花見

本草）

雞冠花 贊曰。雄鷄一聲天下皆白。  
此花像之牆陰獨立。（俗有金鷄獨

立之謠）

秋海棠花 贊曰。思婦淚化別號。斷

腸湘竹斑斑遜此幽芳。

老少年 贊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過了幾天。陳氏病好了。昭弟心下十分快活。依舊朝出晚歸去做苦工。一天放工回來。突然顏色改變。見了陳氏一句話不說。走到房中。伏在案上。竟放聲大哭起來。陳氏嚇得索索地抖。忙問他是何緣故。昭弟哭穀多時。纔收了淚。對他母親說道。我從明天起。再也不到廠裏去做了。陳氏大驚道。難道你犯了什麼事。被他們開除出來了。麼。昭弟憤憤的道。我爲什麼犯事。實對母親說。你老人家祇曉得我做工辛苦。却不知道做工的苦還好受。其餘更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實在難受哩。廠中那些管事的又有那一個是好人。一天到晚見了我們這些女工。一味嘻皮笑臉。不懷好意。別人還覺好些。我更不知是作了什麼孽。格外受他們的輕薄。所以我見了他們。真如遇了

秋花雜贊

可憐之女郎

一〇

伏波豪語青年榜樣

玉簪花贊曰二八嬋娟花陰獨立

雲鬢忽鬆渾欲俯拾

牽牛花贊曰月下花開銀河皎潔

天孫對此相思曷極

桂花贊曰小山叢桂可以招隱木

犀禪參吾無爾隱

菊花贊曰花開冒雨枝老傲霜充

隱假名玷此幽芳

秋葵花贊曰天然嬾態道家裝束

惜其向日取其衛足（首句見晏殊

詞次句見薛能詩）

蛇蠍一般躲避不迭但是平日總還不過是口頭調笑可以勉強含忍我恐怕母親着惱回到家也從來不曾說起不料今天那個管工的在放工的時候趁着忙亂之中便向我動手動腳起來我遇不住心頭大怒便給了他一個嘴巴他受了我一掌自己不知道慚愧反而指着我罵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你有本事從今天起不再踏進廠門來就算你狠不然敎你不出三天知道我的利害當時也有許多同伴替我抱不平祇是怕他的威勢也不能多開口祇將我勸許多同伴替我抱不平祇是怕他的威勢也不能多開口祇將我勸開了就算了事但是聽那管工的口氣分明還要設法報復便是他不想報復這種工還有什麼做頭說句拆穿西洋鏡的話我原是要保全這個清白身體纔情願自己吃苦做工倘然做了工還要受人侮辱那真大不犯着了陳氏驟罷禁不住淚如雨下忙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家中一個錢也沒有不做工又那裏能過活呢昭弟又恨

茱萸花 賀曰長房遺言謂堪辟惡  
吳產最良風頭健足（醫生寫藥方

每書吳茱萸）

蓼花 賀曰詩詠游龍俗號水紅一  
枝冷豔殿此秋風（蓼花一名游龍  
見詩毛傳又名水紅花見草花譜）

### 眼底微塵錄

馬二先生

一顆殘荔枝  
一顆殘荔枝。剩在桌上。惹動無數底

恨道那也祇好再打主意了難道看着是個火坑還肯再跳進去麼  
隔了半年和華絲廠裏的女工名牌板上少了一個陸昭弟的名牌  
那春江風月社的女子新戲園門口却多了一塊『女子新劇大家  
陸曼雲』的招牌這陸曼雲便是陸昭弟的化身陸招弟何以變成  
陸曼雲絲廠女工何以變成女子新劇大家這自然是那位李嬌嬌  
的勸駕但是換一句話說却還是衣食的驅使經此一變之後比較  
從前自然大不相同錢也賺得多了起居裝飾也漸漸闊綽起來了  
那縫着許多補釘的布衫早已拋得老遠了便是坐汽車兜風的滋  
味也嘗着了最奇怪的是不但境遇改變性情也會改變以前的陸  
昭弟見了管工的和他戲謔便要請他吃耳光如今的陸曼雲成日  
成夜有許多鮮衣華服的少年做他的侍從武官但是他却心平氣

蟻子由桌脚沿邊而上佈成了一路長蚊般的陣勢。傭婦見了大呼不好了。急以抹布一捋。將殘荔枝棄於垃圾筒中。不幸的蟻子却犧牲了若干性命。

在蟻子的眼光中。不知一顆荔枝是多大的利益。所以奮起勇氣結成團體。前來採取。或者蟻子來時也明知道。覓採此等利益必有種種危險。但因爲慾望的衝動。不能不冒險前來。便是這傭婦一捋之炎。也在蟻子意念之中。世有爲利益而抱犧牲的宗

清明時節。大家都去上墳。曼雲的母親陳氏。在前幾天便對曼雲說道。你的父親死了之後。草草的葬在龍華。也有好幾年了。可憐我母女兩人。往年十分艱苦。連上墳的酒菜都辦不起。每逢清明。不過去燒些紙錢就算了。今年難得境況寬裕些。却要備一席豐盛些的祭筵。又多買幾隻草圓。好好的去上一回墳。也教你父親看着歡喜。曼雲也點頭稱是。到了清明這一天。母女兩人雇了一部汽車。帶了一個娘姨和辦就的祭菜紙錠。前去上墳。一面在那裏拜。却祇聽見路旁有人說道。咦。這個墳。前年年祇見一個苦老太婆。帶着個鄉下小姑娘。前來哭奠。今天却爲何停着汽車。擺着這樣上等的酒肴。連這兩個上墳的人。雖然依舊是一老一少。也認不清他們的面目。好像另換了兩個人了。他們母女二人聽得明白。心下不知起了一種什麼感想。等到拜畢起來。那帶來的娘姨一面替他們焚化紙錢。一面

旨以爭取之者。其志趣亦庶幾於蟻子矣。

文物燦爛中底犧牲者

最與文人相肖者。其惟蠶乎。滿腹經綸。長于吐屬。組織成物。斐然可觀。然而畢生辛辛苦苦。抽繹既窮。則亦惟蛻化而已。所可自豪者。由蛹成蛾。時雖至促。顧其所吐之物。乃常被於人間。光華燦然。惹動世人之注目。與歆羨。世人雖明知彼之成績。狠著而對彼之酬報。却祇是幾斤薄桑葉。雖明知光彩由彼而成。却常被諸自身。而

對他兩人笑道。你們來上墳。却引得這些路人。一個個都在那裏稱讀。你們的閑氣。這一來。真是替死人面上。也添了許多光彩了。陳氏聽見。娘姨這樣說。陡然變了顏色。不由自主的對曼雲嘆了一口氣。曼雲也不則一聲。霍地又跪倒在他父親墳前。放聲大哭道。父親你須要原諒我……可憐我……



剪辮記

海上漱石生

前清光緒初葉。各省盛傳有妖人剪辮之謠。被剪者以小孩爲多。中

據為已有。曾不少加憶念。故以同類  
相惜之義。余將字蠶為文物燦爛中  
底犧牲者。

年人亦間有之一。時市虎杯蛇。凡有嬰孩之家。無不恐慌。特甚巫覡。  
及僧道輩。遂借是斂錢設為種種解禳及厭勝之法。謂剪辮者。乃白  
蓮教妖人。然其人並不自至於夜半後。呪紙人為之。故臨臥時。須佩  
有符籙。則紙人不能施術。云云。其實不佩符籙者。未必皆被剪。佩符  
籙者。未必皆不剪。符籙果不足憑。而此妖異之剪辮。則當時誠確有  
其事。以是煌煌載諸志乘。(上海縣志)誠可怪也。

中國人只有仿效的能耐。沒有創作  
的精神。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我想  
仿效是一樁最可恥的事情。難道我  
們中國很大的民族。竟一些沒有創  
造的精神了麼。從前我是很懷疑的。  
現在細細地從社會上的各方面考  
微薄。若崑劇中所佩之穩步。然(穩步以秋香色鬚頭制成就者)

察起來。却很相信了。而且知道這是中國人一種很深遠的遺傳病。恐怕不到吾們民族滅亡的時候。這種遺傳病是永遠不會剷除的了。

大的不論。姑且把細小的講講。譬如肉店。爲什麼都叫做陸稿薦。襪店爲什麼都叫做宏茂昌。我想一樣拿了資本開店。爲什麼一定要仿冒人家的牌號呢。難道自己有了上好的貨物。另立牌號。就沒有人要麼。

前幾年。天虛我生發明了無敵牌牙粉。把日本人的老虎牌金鋼牌等。完

爲多。亦有用淡紅或黑色者。演劇時巾生扣絲繩。上官生扣角帶上。以止疾行。今無之矣。梳竟引鏡自照。欣然色喜。蓋其珍愛此髮辮之心。等於婦女之珍愛覆額烏雲也。

一日其家人忽喧傳李之髮辮於晚間被妖人剪去。致李驚悸之餘。繼以懊喪。臥床不起。戚友聞耗。駭詫咸往探視。則見此大好之髮辮。果已齊根被剪。僅存短髮。鬢鬟假令束以金箍。竟與頭陀無異。因詢其被剪時。是否夢中抑或稍有覺察。李以雖在夢中被剪。然頗了了。於胸爲對。戚友乃爭詰其狀。李蹙額而答曰。昨日余黃昏後歸家。夜半始臥。朦朧甫入夢鄉。警見有物自牕外入。似犬而大。渾身毛茸茸。然作花白色。登余之床。余見而大駭。張口欲號。苦於喉間梗塞。不能出聲。而此物卽踞余之腹。重逾巨石。旋有一小人持剪。掀余之辮。余欲與之爭。拒奈體壓。不得起致被頓。時剪去耳根似聞格格有剪聲。

全打倒。總算替中國的實業界爭上

一些小面子。挽回的利權着實不少。

但是仿效的國貨牙粉。一時風發雲湧。也着實不少。

去年的交易所。起先祇有上海證券一家。後來人家見他能賺很厚的利息。看得眼都紅了。一發狠。就拿出仿效的手段來。同樣製造了一百多處。究竟仿效的事情。是沒有好結果的。所以弄得不堪收拾。唉！中國的人們啊。你們為什麼不做些創造的事業。而要做這種可恥的仿效事情呢。

云。

戚友聆其語。皆相顧失色曰。誠如子言。乃先遭厭魅。後被剪辯矣。聞遭厭魅者。最損元神。亦白蓮教邪術。竟有被壓致斃。不能復生者。我子幸在青年。不致有意外虞。尙如天之福也。李長吁曰。雖幸殘生得保。然辯已失去。且肢體青腫。若受重傷。精神困憊。已甚不知何日可復原也。語次。袒其肩臂。示人果有青腫痕。衆皆咋舌。皆令其家人延醫爲之調攝。並各致珍重而去。

越半月許。李始外出。髮根置一假辯。惟不復能作鬆三股時式。遇人輒絮絮言辯之。若何被剪。一若恐人不知也。者人始稍少疑。之好知。一夕。伏人暗隙。俟李入室。捕之。飽以老拳。並將髮辯剪去。李雖願獻。番佛爲和事老。而婦之夫。不允。乃私賄持剪者。以巨金於落剪時。

人家說中國人的眼光像黃豆大。我說中國人的眼光。此芝麻還小。倘然他們有了遠大的眼光。便不會做那種妨效的失敗事業了。古人說。「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我想把這兩句話。移送給妨效家。倒也是極好的定評咧。

留其頂之四周。故得未如牛山之濯濯。李於出險之後。思此事不可告人。且身已受傷。明日必難起坐。因假妖人剪辮爲詞。囑家人聲揚。之并俟戚友來時。爲之故神。其說戚友果爲所給。至是始漸敗露。羣嗤。李之穢行而歎。妖言之易於惑衆。左傳云。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古人言。洵不我欺。苟卽是以推當剪辮一說。盛傳之時類於李氏子之所爲者。恐尚不乏其人云。

退醒廬主按此爲四十餘年前事。彼時余尙在童齡。竊聞妖人剪辮之謠。日必數起。約至半年餘始息。若某茶莊小主。非爲妖人所剪。而偏托名妖人。乃事之趣焉者耳。至於妖由人興。余至今篤信。是言。惟自民國成立。吾儕八千根煩惱絲。皆已付諸井州。一剪。則清社將屋之有剪辮。謂爲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也。亦無不可。

花花世界忒繁華。多少王孫公子哥。身無職業心常放。家有資財膽也粗。精錙銖。用泥沙。金不



## 一夕話

維廉萊苟名著

陸澹盦譯

惜富堪誇。直把那阿堵裝成。  
行樂圖。第一是交歡路柳與牆花。

般勸選舞又徵歌。章台走馬。是  
迷楊柳。門巷停車。去訪枇杷。千

金買笑春無價。一度銷魂骨也酥。

牀頭燕燕鶯鶯侶。枕上卿卿我。

我呼夜度娘。前還孽債。石榴裙。

昨天我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除了在房中偷看幾本小說外。

底作豪奴。可許你終老溫柔圓好。

夢只落得樂而忘返。撇妻拏真。

放浪忒糊塗。勾閑那有真情義。

只愛黃金人盡夫。你若然貪。

除却我父親以外。迪耐斯可算得是我第一個親愛的人了。他有時  
也狠順從我的意思。然而總覺得是出於不得已的。隔開此地五里。  
光景有一個戲園迪耐斯和我不時把他當作談助。我們常說看戲。  
歡迷戀銷金窟。只怕你金盡牀頭。

骨也枯。自尋煩惱真何苦。白眼橫遭。願竟辜。又只怕。昂藏七尺沾。

梅毒。那才是早知今日悔當初。

焦頭爛額無完體。宛轉呻吟喚奈何。有的是六郎半截成殘廢。有的是伯牛一病竟嗚呼。第二是牧豬奴戲溺樗蒲。花骨頭高十丈魔。朝喝雉暮呼盧。有時節青龍白虎把輸贏。賭有時節至尊天九想滿檻。擄小輸贏弗在乎。大進出忒媽花。神魂顛倒忘昏曉。甚至於注下千金一擲孤。因此

是涵養性情的一種。迪耐斯天性有嗜好美術的性質。我却常常夢想總有一天要做一個顧曲的周郎呢。

迪耐斯知道我的嗜好。昨日便故意來撩撥我。他說。今夜戲園裏要大會串一次。他是總經理的朋友。所以也邀他去的。說着便把這夜戲如何熱鬧。如何好看。說得天花亂墜。又把他去了之後。我一個人在室中蹀躞徘徊的情形。演戲般的演出來取笑我。倒把我說得心熱起來。便羨慕他。究竟是個男人家。纔享得這個福分。他却笑起來。說我是一個女孩子。甚麼也不懂得。須等我父親把我嫁了他。來了。說我是一個女孩子。甚麼也不懂得。須等我父親把我嫁了他。纔能領略世上的事情呢。我雖然不理會他。心中却兀自起了幻想。好似五里以外電燈照耀中。件件都是新鮮好頑的。停了一會。我便和他說道。迪耐斯。你不是常常說愛我的麼。他道不差我這句話。是出於本心的。說着伸出手來。想要和我握手。我却旋轉身子。把眼睛

上蕩產傾家空懊悔。窄懊悔圖利。  
翻爲利所圖。直弄得衣也無。食  
也無。妻子飢寒難度日。爺娘氣  
得命嗚呼。債臺高築風難避。可  
憐你走頭無路去投河。第三是錦  
衣玉食太奢華。溫飽之餘嗜好多。  
把衣衫四季翻花樣。說不盡紗  
綢綵疋又綾羅。還有那呢絨紗絹。  
般般貴。到冬來羔皮灰鼠又雄狐。  
鞋和襪。也奢遮。貂冠草帽要  
超超等。絲襪皮鞋豈約乎。外  
加裝飾多珍品。鑽戒金錶把濁富。

注着地上冷冷的說道我想同你一起到這戲園裏去他聽了這話。不禁狂笑起來便又想出種種方法來明擋我勸我不要和他一同去我問他道這夜戲大約什麼時候開場呢他把手搖了一搖說在半夜呢意思似乎說道你可愈加爲難了我却拍着手說道如此就容易得很了他詫異道你父親可不能應許你去呢我冷笑道你是一個男子難道不能去向他說麼他道我却不敢問他我瞪了他一眼接着說道如此我也有一個法子從我臥室的窗上到草地上只有一丈高用了一根繩子便可爬上爬下好在屋子裏的人只有父親和保姆僕愛忒兩人料是沒有人知道的他聽了驚駭萬分好似接了愛的美敦書一般說道使不得我不忍違你父親的主意我見他這般頑固無名火不禁升高三丈恨恨的說道你還是聽從父親的意思還是真心愛我他還沒有回答我又接着說道你不允同我。

誇吃花酒坐汽車攀相好  
買唱婆。有時節花樓高坐看夜戲。  
有時節撲鴿偷雞一揚胡中西。  
大菜尋常吃頭等香烟信口呼。  
可知道家私千萬難長久。有一日  
吃盡當光喚奈何。可知道狂嫖濫貼。  
賭真無謂。美食鮮衣也弗在乎。  
可知道牀頭只怕黃金盡。英雄只  
怕病來磨。等到你飢寒交迫空追悔。  
免不了窮兇極惡入邪途。  
有的是烏龜盜賊也甘心做。有的  
是窮途落難去拉車。聽區區奉勸。

去難道我不會一個人去麼。我不慣過這裡幽囚的日子。他見我發怒。要想來親近我。我擰開了他的手。悻悻的說道。我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囚犯。他柔聲的說道。這些話須不該茜散兒說的。我道爲甚麼。我便說不得。難道我不是個男子。便應當禁錮終身的麼。我須也會寫字會讀書。爲甚麼見不得世面呢。他見我真的大怒。纔伏伏貼貼的答應了。我知道我已經戰勝了。他便立刻把怒容斂下來。柔聲和色的去親近他。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可貴的人。我愛他比從前要勝萬倍。他聽了不覺好笑。我便約他在半點鐘左右。把一枝燃着的蠟燭放在窗的左面。作爲暗號。我從繩上下來之後。就騎了他帶來的馬。一同前去。他雖然句句答應。但是總覺有些快快不舒服的神氣。就是臨行的時候。我說說笑笑的和他講。他却似有心事一般。呆若木鷄。甚麼也不聽得。

## 新笑林二則

一夕話

二二

王孫公子哥一生節儉是良圖。  
苦海回頭須猛省。懸崖勒馬莫蹉跎。  
忠言休向耳邊過。

### 新笑林二則

瞻廬

大的不痛

某甲有五子除長子外餘均得阿父。  
憐長子殊快快不平一日以口偏咬。  
五指忽詢其父曰口咬五指有痛有不痛何也父呵曰汝真癡絕五指同是皮肉如何有痛有不痛長子翹其大指曰四個都痛惟大的不痛覺。

他四點鐘去後直到十一點鐘我心中只是胡思亂想想這回是我生平第一得意的事了從前所有欣喜的事情還有甚麼比這事更有趣味呢。

還有一件事我不會交代就是我父親的雙目已經失明的了他枯坐在書房中案上放着一只茶杯不到進餐的時候是再不出來的我這會看着他兩隻失明的眸子良心勃發不住在那裏和決心戰鬪呢。

我在傑愛忒房裏飲茶他皓白如霜的頭髮鬚鬚的垂在寡婦巾傍邊着實好看他到我家屈指已經三年當時共有六個保姆然而吾只喜歡他一人傑愛忒貞靜得很兩只眸子微露笑容又好似蘊藏着無數心事一般我記得他來的時候是一個冬天的午後我引他書到房裏和父親介紹他忽地淚珠簌簌的掛下來我輕輕和他說

尖嘴該打

俗稱搬弄唇舌之小姑曰尖嘴姑娘。里有某姓婦時受小姑之媒蘖以是失歡於翁姑婦心慊焉。一日姑嫂同坐庭中乘涼忽來一蚊飛集嫂身以暗血嫂舉手拍之且語曰汝一小小東西生就這般尖嘴可惡可惡且打汝一下子。小姑聞之有慚色。

滑稽叢話 二則 虞公

道父親是瞎子呢。他說他已經知道了。父親問了他不多幾句話。然而我却奇怪爲甚麼我父親的手顫動不止。傑愛忒出去了。父親问我道茜散兒這個保姆你覺得滿意麼。我道滿意得很。他很美麗的父親道我兒我也如此想呢。傑愛忒一來便能體會一個無母女孩兒家的苦處。他便代吾讀書給父親聽。我很奇怪他爲甚麼很喜歡研究那些枯澀無味的科學書呢。

傑愛忒待我異常親熱。他來的時候我代他解皮袋他就說道以後我就當你的娘好不好。我說我不記得我娘了。然而你却比娘還好。他慘然問道你娘已死了麼。我說了聲是他把臂環住了我頸項把吾前額上吻箇不住。以後他待我便真箇和慈母一般。

我當時和傑愛忒坐在房中閒談。我說琪耐斯這個人頑固得狠。他要是不聽我的話我可不是小孩子難道不會自己做主意麼。傑愛

△賴債

有一個朋友。欠了人家債款。躲在家裏。不敢與討債的人見面。討債人到他家裏問。問他早已吩咐家人託言。不在家。討債人也無可奈何。一天。狹路相逢。那朋友可是躲避不及。連忙鞠躬說道。久違久違我少你一筆。款子久想奉還。只因不得其便。今日相遇。再巧沒有。我此刻要到浴堂裏去洗澡。與你一同去算清款項。如何。那討債人自然答應到了浴堂裏。那人道。天氣很熱。洗澡完畢。再行算賬。不遲。於是大家脫了衣服。到浴室裏。

忒聽了。悽然說道。姑娘。你快不要如此。我很盼望。姑娘快樂。姑娘若能常常聽琪耐斯先生的勸告。不是大家很快樂的麼。說着。淚珠簌簌的落下來。唇吻不住的顫動。我却不禁笑起來了。說道。傑愛忒。你這人真是愚不可及了。好好的說話。爲甚要流眼淚。他只微微的歎息了一聲。

我還記得他第一要求我的便是要我信任他。不疑。他常說道。姑娘。你心中有疑惑的時候。或是有甚麼爲難的時候。儘管來和我商量。往往有少年男女血氣未定。醉心自由。有時便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懊悔也來不及了。這個當兒。最好是能夠和他信托得過的人。開誠相示。細細商量。免得自尋煩惱。他雖然這麼說。我却並不把夜中的計劃告訴他。然而我覺得他兩隻仁慈的眸子不住的注在我身上。好似已經猜着我胸中的祕密。難道我自己心虛露了。

頭那人略一洗沐便出來了穿了衣

馬腳麼

服逕自走了等到討債人洗畢出來  
不見那人反而替他會了浴錢只得  
大呼晦氣罷了

△巧對

北京有個官僚年已六十狠喜歡嫖  
堂子他有三個兒子也是在外遊蕩  
不務正業一天那官僚宴客談起他  
兒子冶遊的事一客道令郎嫖姑娘  
的本領簡直不輸你老人家呢官僚  
撫鬚笑道兒子別的不長進就這嫖  
堂子事總算能夠跨灶說着便朗然

我父親長身玉立一雙眼睛簡直清秀的很不說出來誰也不知道  
他是失明的了他雖然靜默寡言然而用着全神來保護我不時和  
吾說道茜散兒你今天做了些甚事啊吾狠盼望你不違吾的願望  
你可知道我所親愛的只有你一個人了適有時坐在書房裏兩隻  
眼睛注在窗上好似魂靈兒已經出了竅那些化學器械也不弄多  
時了然而每天早晨還教我一課化學我稍有進步他便欣喜非常  
時常說道茜散兒我盼望你能夠致力這一門將來不難做個女化  
學家呢

晚上進餐的時候父親高興異常議論風生我却只是唯唯喏喏不  
敢多聲恐怕一不留神便要漏洩祕密傑愛忒却比平時愈加靜默  
了我偷眼瞧他眼睛半閉望着桌上發怔

西笑

一夕話

二六

吟道：堪喜子孫能跨灶……這時忽然一個狂士接着說道：終須祖父奠扒灰……官僚聽了老羞成怒，立把狂士驅逐出門。

西笑

貫一

特別的求婚法

哲學博士亞麻林一天跪在一位很美麗的女郎面前，雙手握住了女郎的一只玉臂，面上現着很懇切的神

氣。口裏發出很可憐的聲音向女郎

將次餐畢的時候，父親說道：傑愛忒我今天夜裏很不想睡。我聽了不覺一愣。傑愛忒柔聲的說道：薩忒痕先生停一會子。我到你書房裏來讀書給你聽。可好？父親站起身來，放出很誠懇的聲音說道：傑愛忒我不知道離開了你便要如何哩。說着旋轉身來對我說道：茜散兒！你今夜爲何只管默默不語？多管是這個毒物論的題目爲難了。你了我道：我很想弄一會子音樂哩。父親和傑愛忒便同到書房去。我弄了一會音樂，却是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心中兀自在那裏耽憂。因爲書房恰恰在吾臥室的對面。這時候天雖未夜，然而我父親一想着毒物論的題目，往往忘却睡覺的再則傑愛忒每天夜裏必定到我房裏來吻我。我也恰似箇小孩子。他不來吻我，我便睡不着的了。

十點鐘後我到樓上去，剛走到圍廊中間，便聽得傑愛忒可愛的聲

哀告道。我愛呀。你若是再不肯許嫁與我。我今天一定要自殺的了。那女郎見了他這種可憐的神氣。又聽了這種可笑的言語。便微笑道。真的嗎？你一定要自殺的嗎？但是你在實行自殺以前。可把我們倆從前的祕密。

歷史一一宣佈出來的嗎？亞麻林道。那是一定的。倘使我不宣佈。人家怎麼能知道我自殺的緣由呢？我而且還要在臨死的時候。把你以前送給我的那張相片。執在手中。使人家知道我是爲你而死。爲情而死。便可以音。在那裏念書。我輕輕地把書房的門開了。移步進去。見父親坐在一只學士椅上。支頤靜聽。傑愛忒坐在近邊一只椅子上。上面放着幾本書。我和父親接了吻。請了晚安。便對傑愛忒看了一看。好似和他說道。停一會兒你必須照常和我接吻的。他也看了我一看。似乎和我說道。我是再不會忘記的。我走出來時。他又放聲讀了我把門閉了。便走到自己臥室裏去。

我脫了衣服。放在一箇包袱裏。便把我我要穿的衣服。齊集起來。我開了抽屜。把我一件美麗絕倫的白綵外衫取出來。還有那柔軟如綿。繕着珠鑽的腰帶。和我頭上的珠飾。一樞腦兒取出來。打扮好了。外面罩着一件騎馬用的柔軟大衣。把絲繡的拖鞋放在袋裏。吾穿好了。心想迪耐斯見我穿的這般整齊。不知又要怎生歡喜。因爲他還沒有見過這套衣服。見過的只有傑愛忒一人。我穿的時候。耳傍還

## 西笑

### 一夕話

#### 二八

暴露你的寡情。所以我替你幾方面

着想。求你早些允許了我。既可保全

了我的性命。又可表示你的多情。豈

不一是舉兩得嗎。女郎道。你的言語。

動聽極了。足見你是世界上第一個

多情多義的人兒。可惜我沒有福氣。

做哲學博士的夫人。但是不知道你

用什麼法兒自殺呢。用手鎗嗎。小刀

嗎。毒藥嗎。我的意思。你還是用手鎗

自殺。比較的爽快一些。所以我請你

在這裏再跪一刻兒。等我替你到我

父親那裏。借支新式的自動手鎗罷。

好似聽得傑愛忒隱隱讚歎道。好個美麗如花的女孩子。

這時候已是十點半了。傑愛忒還在書房裏。我掏出表來一看。不覺

嚇的一跳。心想莫非傑愛忒知道了我的祕密麼。便把一枝燃着的

燭燭放在窗的左面。忽地聽得書房的門呀的開了。我急忙一磴碌。

爬上床去把被褥遮得完。風不透。忽聽得父親說道。傑愛忒。我今晚。

覺得很不舒服。想和你談談。你停一會兒去罷。我聽了又是一怔。想

今晚是去不成的了。我便從床上下來。躡起腳尖。走到書房門傍身

子。伏在地下竊聽他們的說話。於是他們兩人的問答。竟字字到我。

的耳朵裏來。

只聽得我父親悽然說道。傑愛忒。我可愛的茜散兒。可曾和你講過。他娘來傑愛忒。不曾。父親顫巍巍的說道。我今天夜裏很想把我。蘊藏着的心事。和盤吐出。因為我是再也忍不住了。父親言畢。二人

我的博士先生呀。這可不是開開玩笑說說而已的事情呢。

### 二十五萬元的財產

小約翰年紀雖只六歲。却長得非常漂亮。而且又很聰明伶俐。有一天的

早晨。他穿好了衣服。預備要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却見他自己身上所穿的那件外套。已經東破西補。五個鈕扣落去了兩個。兩只衣袖。滿積了油垢。和那油漆匠所用的擦油布相彷彿的了。他自己看看。實在覺得太不雅觀。便跑到他母親面前去問道。媽

不語了半晌。我倒耽了驚嚇。怕他們若然聽得了我的呼吸聲音。可就糟了。停了一會。父親很悽楚的說道。我遇着我妻的時候。我妻是一個女伶……一個美麗絕倫的女郎……一天夜裏。他忽然走了。傑愛忒放着很誠懇的聲音說道。走了麼。父親悽然說道。不差。他因爲我妒忌的緣故。他就走了。

說着。又停了好一會。父親纔說道。我自己常想。我有時和茜散兒說話的時候。嗓子高了些。不知你以為我恁生暴戾呢。傑愛忒說道。呀先生。待姑娘是常常柔聲和色的。父親道。我時常聽得他怨恨我。拘束得他。發慌。傑愛忒道。他是一個小孩子罷了。那裏懂得你的意思。父親道。我爲了要保全他的幸福。纔禁止他到社會裏去。我們人類。一入了社會。便受盡百般苦難。磨折。傑愛忒道。然而誰敢苦。茜散兒呢。父親歎道。咳。一個人的憂患。是說不定的。便是我妻。也是我磨難。

媽呀。現在我們爹爹有錢嗎。他母親正在縫補一條破褲。見約翰問得奇怪。便抬起頭來。對約翰看了一眼。冷冷的答道。你父親現在很有錢哩。他已經有了二十五萬元的財產了。約翰聽了詫異道。爹爹那裏會有這樣許多錢。他母親道。你父親昨晚和我說。我和你兩人是各值十萬元。你的小妹妹是值五萬元。這不是他總共已經有了二十五萬元的財產嗎。約翰見說。低着頭兒。想了一回。緩慢的說道。那末我想最好請爹爹把

了。他一世……傑愛忒。我所以總不忍叫茜散兒離開我……且慢。茜散兒可曾把他的怪誕理想告訴你麼。傑愛忒道先生。你不是怕他母親的性質遺傳到他的身上。麼。父親道。不差就是這個歡喜願曲的脾氣傑愛忒。顫聲說道。茜散兒說。他娘是已經死了。父親道。是的。他只道娘他已經死了。我爲了他。纔想問問你。我想。日後總須叫他知道。纔是傑愛忒道先生親自告訴他麼。父親道。你肯代庖。麼。傑愛忒道。我還沒有知道內中的底細呢。

我父親於是說道。那時節我們同居北方。茜散兒剛兩歲。有一天來了一個旅行演劇團。觸了吾妻的舊好。便一同去看戲。到了戲園裏。他便到化裝室裏去閑逛。出室時面色微變。我以爲必是他重提心事。故而如此。也不十分疑心。我們坐了一會。他告訴我說。園子裏的優伶。有一個是他以前的舊情人。他雖直落落的說了出來。然而

小妹妹減輕些價值。賣了出去。弄幾個現錢來。替我們母子兩人做幾件新衣服着。更可以省却媽媽許多心血。免得終日在那裏破衣舊布。千針萬線的縫個不了啊。

### 沙定魚

女孩瑪麗的母親是個很有學問。極有經驗的婦人。平常在家庭之中。常把那目中所見的。耳中所聞的一切。有益於身心學問的普通智識。去詳細細細的開導他的子女。一日清晨。他正和瑪麗在餐室裏用早膳的時。

那時我却是個性暴如火的人。不聽猶可聽了。頓時怒不可遏。回來之後。暴跳如雷。把他百般的痛罵。他只是一言不發。吾想必是給吾罵昏了。到了夜間。他晚安也不說一聲。就進了臥室。我枯坐在書房裏。幾點鐘之後。怒氣漸消。想我不該把他窘辱得太甚。便要到他房中去請罪。那知一到房中。玻璃窗開着他。却早已不知那裏去了。

我父親說到這裏。我不知不覺回轉頭來。望到我的房內。此時狂風吹入。放在窗口的燭燭火已是搖搖欲滅。父親不語了。半晌。傑愛忒問道。以後便怎樣。父親道。後來我知他那夜是到近村去看他的舊情人的。我於是。由愛生恨。雖然也百計偵覓。然而他從此便杳如黃鶴了。我也憎惡他。便不再尋覓他了。我經了許多律師的幫助。兩禮拜中。把一個安樂快活的家庭生生拆散。把茜散兒寄在一箇法國的幼稚園裏。我便束裝出門。浪跡天涯。聊解抑鬱。有一次在爪憂嘉。

候便隨手在洋鐵罐裏取了一條沙定魚。對瑪麗說道：這種小魚在海洋

裏的西頓帝恩的地方發了熱病，兩隻眼睛便失了明。從此吾便同茜散兒就居在這

裏的時候，常被大魚吞食的。瑪麗聽了很覺奇怪。對着那一罐沙定魚，默不作聲的呆視了一回。慢慢兒的問道：媽媽，可是那大魚用什麼法兒去開這種洋鐵罐呢？

秋風歌

觀欽

秋風吹落梧桐葉，學校教員心頭急。  
暑假光陰四十天，曾幾何時已了結。

傑愛忒問道：然則你的夫人還活着麼？父親道：活着，他不多時便回來了。近年來只是遠遠的等着我。自從知道他來了，便靜靜的等候着。求他恕赦，我可憐見我……說到這裏，我聽得傑愛忒嚶嚶。

而今要把黑板寫那得常有骨牌抹  
而今要把長衫穿那得在家赤骨立  
(諺稱赤膊曰赤骨立，此語已見朱  
子語錄，由來久矣)一紙學校開課  
單可憐自由盡喪失鈴聲搖動的令  
令沒精打采入教室

秋風吹落梧桐葉荷花大少心頭急  
身穿一件紗長衫似乎有些不合式  
若要另換應時衣除非穿件華絲葛  
摸出當票子細看算來已滿三個月  
連本帶利贖當頭無奈荷包已乾癟  
長吁短歎可若何眉毛打起無情結

的啜泣起來我那時急忙回到房內閉了眼睡在床上又停了好一會書房門呀的開了僕愛武走出來腳聲不比從前的輕了我偷看他走到窗邊除去他頭上的寡婦巾現出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婦來一會兒息了火輕輕地走到我床前來在吾額上吻了一吻好似恐怕驚醒吾似的吾知道這就是吾慈母在那裏吻吾了



## 延請主筆

程瞻廬

某處組織小報館發布「延請主筆」的廣告一時街頭巷尾茶坊

颶風蘇灘

延請主筆

三四

秋風吹落梧桐葉。蠭三碼子心頭急。

幾陣冷雨濶。背心冷氣直從毛孔入。  
快活日子過去了。以天爲幕地爲席。  
此後一天冷一天轉眼便是秋分節。  
秋分過後寒露到。管教人前立弗直。  
可憐凍得戰兢兢。垂頭喚聲救命佛。

颶風蘇灘

姚民哀

廣告上說『本館敦請主筆一位月薪一十六元飯食由館供給海內同文如有願就斯職者乞移玉本館與籌備主任烏有先生接洽可也』這十六元薪俸算得渺乎其小可是小報館裏資本有限肯出這般價值已是滿頭大汗格外從豐何況薪俸以外又要供給飯食現值米珠薪桂的當兒各機關各學校的辦事人員大都自備伙食他們開的小小報館卻能供給主筆的飯食真是難能可貴這個消息一經傳布自有許多投稿少年失館學究三三兩兩都趕到烏有先生那邊和他接洽。

天文台上（讀浪字音）報告發大風。  
短過門吹得三伏天氣像隆冬長過  
門沿海岸格地方才受損失。短過門

鳥有先生的一間應接室從早到晚簡直不曾斷過客裏面幾隻塵封灰裏的椅子磨擦得和鏡面一般光滑這不是抹布拂塵雞毛帚的效力全仗那些謀事朋友的臀部作用把積年的灰塵一古腦兒

油頭場化頂頂凶。長過門怡和洋行  
一隻財生船。短過門爲仔裝糖到廣  
東。洛裏曉得行到油頭南面遇海  
風。長過門八月六號朝郎向。短過門  
輕輕一陣風。船身就擺動。一吹  
吹到南澳排。機器開吓嚟啥用。  
關吓嚟啥用。照仔平常算起來。

要行格點路。開足機器要行三點  
鐘。到說格日天。撥拉風吹動。  
一場刮仔只有八分鐘。長過門還有  
一隻崇明海門班。短過門名字叫瑞  
安。老大昏瞳瞳。格種大風一點

都擦去了。烏有先生的學問有限。從前也是仰人鼻息。寄人籬下的。  
可憐蟲到了現在。他卻交了好運。召集了多少文人。由他面試文章。  
擇尤。取錄彷彿前清時代的大主考。大宗師。目今時代的文官考試。  
委員長這身分可不小了。他拭抹着老花眼鏡。把那前來謀事的朋友。  
細細的考察一下。又要他們呈出著作品。以便察看他們文學上。  
的程度。考察的結果不是年齡不合式。定是程度不及。格烏老先生。  
的一副挑剔眼光。委實是很利害的了。

烏老先生請你把晚生的拙作細看一下。子晚生這幾篇文章。曾在  
上海著名的報上。先後披露。這許多圈點都是報館裏的大主筆替  
我加上。並不是晚生自圈自點。以圖混淆人目……說話的卻是一位  
青年投稿家。烏老先生接了他的著作。看了一遍。不由的頻頻點首。  
可是抬起頭來。把那著作人瞧了一眼。卻又亂搖着頭道。足下的。

勿防備。照常辦事。望前衝。長過門

一開開到相近寶山城外頭。短過門  
船底進仔水。七手八脚補漏洞。

漏洞補弗好。插蠟燭。爆烟凶。

救命回聲拚命拉。軋實骨子拉殺  
烏老先生請你把兄弟的拙作細看一下子。兄弟自從十三歲開筆

作文直到如今足足五十年從沒有拋棄過筆墨不敢相欺。兄弟的

筆下工夫實在比甚麼人都深；；；說話的卻是一位宿學先生。烏

老先生接了他的著作先把著作人瞧了一眼不由的頻頻點首可

曉嗎用長過門隔得弗滿一點鐘。短

是低下頭來看了他的著作不到三四行卻又亂搖着頭道足下的

過門祇聽見喊爺喊娘喊祖宗。大

年齡卻及格可是文筆太舊了有屈有屈原諒原諒

左也不合式右也不及格有屈有屈原諒原諒不知抹煞了多少人

泡浴。擋攏動。男女搭客變仔大  
湯團。見看仔才有點心裏痛。長過

門輪船損失算勿得。短過門還有太

古洋行格同升搭山東。長過門甯波

西滿口牙齒倒有十分之九和他脫離關係人人都叫他一聲躉嘴。

地方躉受災風。短過門吹坍房子小  
何先生。

程度卻不錯可是年齡太輕了有屈有屈原諒原諒

這位何先生筆下還過得去年紀不到五十歲只爲生平愛吃甜東  
材直到末了才延定了一位何許人先生充做小報主筆

事體。到還壓煞許多老人（甬諺指妻）搭仔小孩童。長過門。浦東朋友起勁起弗動。（滬人譏浦東人轄以風大來三字爲前提）短過門。本來田裏出仔硬壳虫。再加個格一來欣。花米收成才脫空。長過門。白蓮涇口停格一隻大駁船。短過門。經着小小一陣風。到說一隻駁船吹到岸上田當中。長過門。老房子吹翻弗必說。短過門。就是新房子囉吹出大窟窿。（長過門爲啥我伲百姓年年受災難。短過門。刀兵弗算數。外加

那些落第的人。都圍着何先生。問道：怎麼人人落第？惟有你一人中選。何先生笑道：某報廷請主筆，卻有兩層用意。一是延請主筆的人，一是延請嘴癟的人。延請主筆替報館裏大出風頭。延請嘴癟替報館裏節省飯食。諸位會做主筆的，卻不嘴癟。嘴癟的又不會做主筆。如何可以中選？兄弟的一枝筆是很健的。千言可以立就。兄弟的一張嘴是很疲乏的。每頓吃不到一碗飯。又是嘴癟，又會做主筆。兩樣資格都完備。自然你們都落第。惟有我一人可以中選了。哈哈。



## 姨太太的自殺

吳覺迷

格種刮天刮地斷命風。想起來總爲人心忒弗足。所以近來勿會遇年豐。天災人禍重重。長過門

一天時疫醫院門前擁擠得人山人海。那些人的形狀煞是好看。有的鶴衣百結。有的捉襟肘現。都是些孔門弟子。還夾着些囚首喪面的王荊公。一流人物在裏面呢。這些人可算吾們中國的國粹了。有的揷着一面鑼。有的揃着一面旗。有的撐着一頂傘。還抬着誥命亭。

童歌 飯牛

我來唱山歌。山歌先唱吳佩孚。吳佩孚出兵。出兵打敗張作霖。張作霖坍台。坍台逃到山海關。關門有皇帝。皇帝不能在民國。民國舉總統。總統頂好黎元洪。黎元洪是佛菩薩。菩薩治世六極。

這幾種東西除棹花圈和軍樂之外。又都是些吾們中國的國粹。那醫院門前好像開着國粹保存會一般。停着醫院門前的汽車馬車。也是鱗次櫛比。一言以蔽之。那醫院門前實開空前絕後的奇觀。是了。那些站着馬路旁邊的男子婦女。晒在一輪紅日裏頭。汗流浹背。不怕生着日射病。還都昂着頭如癡如癡的望着嘴裏唧唧噥噥的說道。今天是王公館裏一位姨太太大出喪呢。

軋。六極。軋。擺弗平。擺弗平。  
要財政。財政總長董綬金。董綬金綽號包龍圖。龍圖做官大裁員。  
裁員打破衆飯碗。飯碗問題頂門鍼。頂門針是洋場餅。洋場餅七錢三。七錢三袁世凱。袁世凱無餓斷脊梁筋。脊筋餓斷來。  
索薪索薪結隊又成羣。成羣結隊八百人。八百人來尋董康。董康發付應酬忙。應酬時候想開口。  
開出口。面孔上底兩只手。兩只寶手請客吃耳光。耳光老打。

裏的醫生知道他丈夫是上海地面赫赫有名的人物。況且還是醫院裏的董事。常年的捐款着實不少。募捐的當兒還要借重他。大名號召這位病人是他最寵愛的一位姨太太。所以一到醫院便送的給他打針咧灌腸咧。心想報答報答他丈夫的熱心。回耐這位姨太太。偏偏生着死症。他們醫生就是拿出天大的本領來。還是不能奪他性命。回來不到一刻竟是嗚呼哀哉。伏維尙饗的了他一個自由的身體。從此把他永遠監禁在鐵樣澆的一具黑漆棺材裏。頭了有人瞧見這位姨太太隔夜還在番菜館裏請客。夜花園裏跳舞。也不料今天就給人家看他出喪呢。

這位姨太太是生來怕熱的。逢着天熱當兒。早上起身之後不想梳洗。不想沐浴。不想更衣。不想飲食。總是蓬着頭。跣着足。袒着胸。露着

新五更調

姨太太的自殺

四〇

得好。打得好。不得了。不得了。  
而不得了。現在事體真正弄得一團糟。

新五更調

病梅

臂像母夜叉般躺在一隻彈簧沙發椅上吹着風涼有人瞧見了他。  
一更一點月初升。總統復任。呀呀得而噃。四面歡迎。通電代表  
亂紛紛。催進京。弗曉得吓。仍舊囁收咸。呀呀得而噃。何必空勞心。  
二更二點月正清。廢督裁兵。呀他輕面貌比不上他美。二來他對着用人果然潑辣。對着丈夫却是。

這種骯髒形狀再也想不到汽車裏游戲場裏影戲館裏夜花園裏進進出出一位仙子樣兒王公館裏的姨太太就是他呢。他躺着沙發椅上當兒開着電氣風扇不算還要人家給他打扇吃着西瓜不算還要吃着冰忌琳荷蘭水切的西瓜不甜開的荷蘭水不冰便向用人大發雷霆起來所以侍候他的丫頭大姐娘姨老媽子個個膽戰心驚奉命維謹。他發出一道一道的命令簡直比三海裏的大總統利害的多哩。因為他要打了頭伸手便打要罵大姐開口便罵要歇娘姨老媽子便歇從來沒人敢違抗他的呢。倘使這位姨太太做了三海裏的總統中央威信不至掃地到今日地步呢。但是他在公館裏跟何以有這樣的威權呢。一來因為別的姨太太年紀比不上他。

呀得而噏。大家開心。各省督軍  
勿答應。廢勿成。兵不裁吓。還

要招新軍。呀呀得而噏。負担再

加增。

三更三點月正中。統一成夢。呀  
呀得而噏。南北西東。四面八方  
衆英雄。氣熊熊。打勝仔吓。自  
己小弟兄。呀呀得而噏。有啥好  
威風。

四更四點月照西。哀鴻遍地。呀  
呀得而噏。快點賑濟。行善不落  
空虛地。好事體。大家來吓。多

體貼溫存他的丈夫。着了他的魔。不由得憑他作威作福。做這公館  
裏的皇后娘娘咧。

他躺着一隻沙發椅上。一會兒要人打扇。一會兒要人切瓜。一會兒  
要冰忌淋荷蘭水。侍候他的人忙的發昏。章第十二。直到太陽落山。  
之後便浴着身。梳着頭。更着衣。綴着鮮花。洒着香水。打扮的像仙子  
樣兒。登他的舞臺了。他所演的是什麼。坐汽車。兜風是一齣吃番菜。  
是一齣看夜戲。是一齣逛游戲場。是一齣游夜花園。是一齣梅蘭芳。  
一夜演着兩齣。戲館裏就要登起斗大廣告。這位姨太太足足演到  
五六齣。以至七八齣。直到東方發白之後。纔回公館睡覺。這是他的  
老十八齣。從來不會變更的。

起居注天天這樣。老十八齣。從來不會變更的。  
禮拜六的一天。他照常做去。也覺得不耐煩了。起身之後。便浴看  
空虛地。好事體。大家來吓。多

身梳着頭。更着衣。打算坐着汽車出門的當兒。他肚子忽地裏像絞

## 什麼東西

姨太太的自殺

四二

少才相宜。呀呀得而噏。性命非兒戲。

五更五點月西墜。財政公開。呀呀得而噏。總長難爲。一本帳簿翻勿開。少安排。內外債吓。借得一大堆。呀呀得而噏。都是軍閥害。

## 什麼東西

友楠

我是什麼東西？我是光明的，美麗的，正大的，穩定的，永久的東西。

我的力量怎麼樣？全世界人類

樣的痛起來了。接連着吐咧瀉咧。他蘋婆樣的面龐白的像灰秋波樣的眼睛凹的像洞他仙子下凡般的樣子就變做僵屍一般了。把侍候他的丫頭大姐們嚇得要死。一壁打着德律風請他主人回來。一壁喊着汽車夫請那醫生到來。他的丈夫是個銀行裏的買辦得這消息之後丟掉一疊的簽字單子急忙忙的回來。那時中醫西醫已是到了。好回回耐都是伸着舌搖着頭說這姨太太的病日積月累沒法救濟臨了末來說了句敬謝不敏竟然頭也不回的去了。他的丈夫着了慌便送他到時疫醫院裏頭死馬當活馬醫咧。到了醫院那些醫生也是沒法不上一刻不要說和他丈夫脫離了婚姻關係就是和他關係最密切的像汽車咧菜館咧游戲場咧影到了。

戲院咧夜花園咧綢緞莊咧首飾店咧都斷絕了關係。從此沒他的影踪了。

裏各事各物，都要我做光明的導線。如其沒有我，便覺黑暗暗的，大部分呈靜止的和衰歇的狀態。所以我一

出來，大家都是歡迎我，仰望我的。

可是仔細從情感上分析起來，却也

不盡然，那是愛我的也有，恨我的也有，敬我的也有，畏我的也有，

那一等人是愛我……文人，勤敏的

少年，一般勤謹職業的人，慘境遇裏的人。

那一等人恨我……不識字的蠢人，懶惰的人。

## 什麼東西 情閨

四三

李君子虛，自信是個風貌頂美麗的人，是個性情頂溫厚的人，也是個愛情頂豐富的人，而且他的文才也很好，很能做幾句詩詞，和幾篇短篇小說。

他每做詩詞和小說，都是替自己寫照，希望將這風貌美麗性情溫

這位王公館裏的姨太太，雖則患着霍亂吐瀉，時疫送掉命的實在他是自殺的呢？不過上海地面像這位自殺的姨太太也不是少數的呢。



情閨

胡寄塵

那一等人敬我……了澈我的工能的人，愛與我接近的人。

那一等人畏我……生怕光明刺激

他的眼睛，生怕美麗減了他的彩色。什麼時候是我的好辰光？……不冷不熱的春天和秋天。

什麼時候是我有些抱歉的辰光？……火熱的夏天。什麼時候是我最顯工能的辰光？……嚴寒的冬天。

但是我的心裏也很願意把那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調節均勻，使他一年

厚愛情豐富十二個字去感動普天才貌兩全的女子。

不知怎樣竟被他在交際場中認識了張女士，從此接連不斷的寫情書。

第一封信裏有幾句頂要緊的話說道人家說我是個風貌頂美麗的人是個性情頂溫厚的人也是個愛情頂豐富的人。但是我決不敢承認。

第二封信裏有幾句頂要緊的話說道人家都說我是個風貌頂美麗的人是個性情頂溫厚的人也是個愛情頂豐富的人。但是我不敢自信請問你以為如何。你何妨說老實話呢。

第三封信裏有幾句頂要緊的話說道我自信我是個愛情頂豐富的人。我自信天下沒有第二人比我再有愛情了。我自信凡是見過我的人決不會另愛他人了。你以為如何。

四季都像那春天和秋天的好辰光。我的心裏也很願意把那愛我的，恨我的，敬我的，畏我的，都叫他們「融化一爐」完全變成親親熱熱的好伴侶一同攜手走到那光明的，美麗的，正大的，穩定的，永久的，「康莊前程」上去。

我是什麼東西……我便是同紅雜誌并存的「紅日」啊！

他的第一第二封信去了。都沒有回信。第三封去了。居然得到了回信。好了。張女士被他的魔力感動了。他的歡喜是怎樣呢。誰知讀了回信却又不然。

張女士的信道。照這樣說。你確是個愛情豐富的人。但是同樣是個人。你既然如此有情。人家也應該有情。愛情是自由的。見了你的人也許另愛他人。你却自信沒有某某人比你再有情。你又自信見了你的人決不會另愛他人。分明是壘斷。是專制。你可叫做情閥。

## 滑稽問答

夢鷗

但是……

罷。

『問』何物爲汝所固有。而常爲人用者。

(答)汝名。

『問』愚人之口。何以極似酒肆之門。

(答)以其常開故也。

『問』世界最小之梁爲何。

(答)鼻梁。

『問』何以青魚大類墳場。

(答)因其多骨。

『問』何以醫生乃似伏莽。

(答)以其所取於吾人者。非金錢

卽性命耳。



賣花聲裏 定庵

一個嬌小伶俐的阿珠。每天清早便跟着他母親周媽。去附近花園子裏批發了二三百朵鮮花。甚麼白蘭珠蘭茉莉夜來香色色都有。各人挽一只籃兒。踏着曉露。迎着朝陽。一遞一聲。沿路叫賣過去。周媽年紀已老了。提起嗓子喊高調。漸漸喊不來。虧得阿珠鶯聲嚙嚙。十分清脆。一連串的喊過去。一些不覺吃力。一路上聽見的人。都是神馳心醉。好像這聲音裏面有勾魂攝魄的魔力在着。就是不買花也要回頭看看。可巧阿珠面目又很端整。任是亂頭粗服。總掩不過。

『問』何物爲士人所不需。且永不得

有。然爲女子所必欲得者。

(答)夫。

『問』何物一度見之而後永不得見者。

(答)昨日。

『問』日光所操職業爲何。

(答)硝皮匠。

『問』何物爲不借之於他人。而常還

之於他人者。

(答)謝謝。

『問』有何妙術。能使長人爲矮人。

他的天然姿色可是聲色兩端最容易引起美感。現在阿珠居然兩全其美了。這樣一天天叫賣下去。城外的旅館妓院城裏的大戶人家。差不多都有了。阿珠足跡買過他花的都說這女孩子怪可憐。不論價錢總肯多給他幾個銅元。就此生涯一天發達一天母女兩人也可以將就度日。不過這種生涯全在身體去抵當。周媽本來有咳嗽病的。現在年紀越大體質越虧。又是天天要受些曉寒。因此慢慢的變了一個哮喘症。逢着甚麼節氣都要發作。阿珠每到他母親發病。總要有幾天停業不離左右的服侍。待到母親病好了。經這幾天坐吃把從前所有積蓄差不多又要用盡。不得不扶着病母再去幹他珠蘭茉莉的營生。

周媽的哮喘越發越勤。竟是病的日子多好的日子少了。就是病好了也起不起早。走不動遠路。阿珠便再不許他母親同去。由自己一

(答)向之借大洋十元。

「問」何以劇院理事爲一天文學家。

(答)以其常發見明星。

「問」何種樹林爲世間所無者。

(答)阿木林。

「問」世間所無之山爲何。

(答)撮合山。

「問」何種賬目爲算不清者。

(答)混賬。

「問」雜誌名目之最出風頭者爲何。

(答)紅雜誌。

人出馬。周媽看他一片孝心就依了他。老等在家裏洗洗衣服燒燒粥飯。阿珠賣花回來。倒也七端八整。不像從前忙忙碌碌。他母親病症。經這樣將息。似乎也好得不少。心裏暗暗歡喜。自信這個計畫。定得不差。如此過了三四個月。阿珠的花錢雖然越賺越多。然而看他神色之間。對於這種事業。忽然有些厭倦起來。周媽自然很奇怪。問他爲了甚麼事不高興。他也並不明言。不過說這種生涯不是我們做的。原來阿珠從前年紀還小。並且有周媽帶領着。應酬買客。都是周媽開口。並不覺得難堪。現在已有十五六歲了。面龐兒益發長得俊俏。又是獨來獨往。一般急色兒。誰不想和他鬼混。鬼混旅館裏的茶房。旅客。妓院裏的龜奴嫖客。一見了他。都要扯手扯腳的調戲。阿珠生性是不喜的。又不好得罪。買客祇得忍辱含羞的做下去。後來實在忍耐不來。便打定主意。凡是旅館妓院。一概不去。專做城裏戶。

## 楊瘋子筆記

耐菴

客窗閒話聊遣羈愁建平張君漢輔

爲予述楊瘋子事予聞之嘆曰此賢

令尹也不可以無記爰筆而錄之以  
嚮閱者

瘋子楊姓道南其名清末作宰建平。  
以廉能著其斷獄之奇直匪夷所思。  
而人以其怪誕也遂僉呼爲瘋子邑  
有毛紳其公子肄業於蕪湖武備學  
堂毛妻病亟促公子歸視母病且向

口上的生涯好在自己身上又干淨整潔的花兒也精緻一班小姐少奶們倒也個個歡迎一樣的傾筐而歸可是戶口上純侉子弟却也不少不過在家庭裏總不能像旅館妓院的任意調戲照阿珠看起來似乎比較的好些至於他的心裏早已知道這賣花生涯是萬萬不可長久的了

阿珠走慣的幾個戶口要算張公館最熟公館裏的主人就是一對中年夫婦雇着三四個女下人阿珠便隨着下人叫他們一聲三少爺三少奶奶每天進去賣花三少爺總要和他不尴不尬的調笑三少奶奶也非常和氣從來不和他爭論借錢有時還給他些香粉手帕所以阿珠很覺感激三四個女下人中有個李媽和阿珠更是要好時常請他吃茶講些體面的話兒阿珠纔知道他們替人家做工一天到晚很是省力吃了人家飯每月還可以拿到三四元的工資計算

某銀行付金以歸籍爲治喪之預備。公子聞命返行數十里。一少年騎馬劈面來見公子。下馬泣拜曰：「主母病且喘危在俄頃。奉主人命促公子馳歸謀一面。遲恐不及也。僕當督行囊。隨後至時。公子方寸亂矣。莫能辨真僞。從之比及戶。毛問何以馳馬歸的賣花聲了。」

公子曰：「奉父命不敢違。毛曰：「促歸誠有之。顧未以馬迎若也。問行囊。安在。」曰：「命少年督之。行且至矣。觀察知有異。待之久竟不至。乃知遇匪。因訴於楊。楊命牽馬至。縛而懸諸。既不與之。三少奶奶說起。三少奶奶自從嫁了三少爺已有十幾年了。夫妻倆十分。

起來。分明比之賣花好得多了。李媽還勸他何不改業做個婢僕。既省得天天奔波。又可以多賺幾錢。除了供給母親外。還得積蓄。阿珠經他一說。心裏不免有些活動起來。不過想撇下母親孤另另的在家裏。未免有些不捨。那知回家一說。周媽倒也並不反對。說祇要賺錢合算。我一人在家也覺安心。阿珠經此雙方接洽。竟毅然決然就託李媽荐在張公館裏充個婢子。從此街頭巷口永遠不再聽見他的賣花聲了。」

阿珠這回改業。在旁人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那裏知道裏面却包藏着一個大大的陰謀。不得不把他先行說明。原來張三少爺自從看見了阿珠早已心懷不良。每每想引他上鉤。無奈阿珠總是天真爛漫。似乎毫不覺得千思萬想。不得不乞靈到他足智多謀的夫人楊。楊命牽馬至。縛而懸諸。既不與之。三少奶奶說起。三少奶奶自從嫁了三少爺已有十幾年了。夫妻倆十分。

食越明日。鞠馬。馬不供。則痛笞其脣。每笞必以百計。如是者三。馬終不答。楊乃釋馬縛。縱之去。命吏尾其後。而迹之。馬負痛忍餓。逕奔茅山。山距縣二十餘里。有山居者。馬觸其門而入。哀鳴不已。吏奉命搜其家。則行囊俱在。拘其人至鞠之。則毛公子所遇之少年也。乃治之如律。

邑之王茂才。聘蘇女爲媳。自其子襁褓中。卽下聘矣。王旋沒。家貧。其子傭爲牧豎。某年議娶蘇。首肯。而媒氏某惡其貪。不願爲證婚。王子哀求之。不

和睦。不過沒有子息。却是一樁缺憾。所以三少爺的納寵問題。也曾提議過幾次。三少奶奶並不反對。不過有個條件。就是姨娘的品貌性格。須得三少奶奶鑒定。纔行。如今三少爺看他夫人。對於阿珠並不厭惡。便把要想納寵的話兒來和夫人商議。夫人從中想法。三少奶奶的謀畫。本是老到。纔想出這個法兒來。道阿珠和他母親的性子。吾們現在尚不熟悉。倘冒昧。便去提議此事。他們一旦不肯。先討個沒趣。並且斷絕了阿珠的來路。目下祇有設法將阿珠弄到吾家來。做個婢女。和他接近。然後再想別法。三少爺聽了這個計策。很以爲然。所以三少奶奶平日裏小惠。和李媽。勸阿珠的一番言詞。都是三少奶奶的錦囊妙計。直到阿珠踏進張家門限。做婢子。纔算第一步。成功可憐。教這未經世故的女孩子。那裏料到自然鬼使神差。不知不覺的來自投這險惡的羅網了。

應謀於母。遷居於鄉。與某爲鄰。日叩其門。而哀求之。王峻却之。如故。時黃葉村范姓子富於金。某利其多。貸爲之。撮合聘蘇女焉。行聘有日矣。王子聞而痛哭。其母亦哭失聲。楊因偵察他案。適過其門。詢悉其故。謂王子曰。若何不訴諸官。王子不知與語者。固卽邑宰也。曰。訴官需費。吾貧甚。何敢訴。楊曰。縣官尙索費乎。曰。官不需錢。第繕狀遞稟。皆需費耳。楊命攔輿哭。訴且給錢數百。以備需用。某日朔。楊拈香於某寺。王子如言哭訴。楊索庚。

阿珠到了張家。果然生活很輕鬆。他的工錢和床鋪飯菜。總比別個大些。好些。節上犒賞。又是格外豐厚。三少奶奶待他也和顏悅色。三少爺是不消說了。隔個十天八天。便回去看看母親。給他些錢。周媽在家也替人家洗衣服。做針線。加上女兒的津貼。自然日子很好過。阿珠有時想起。從前放了省力。賺錢的婢子。不做却去做那餐風飲露。的生涯。總怪自己太傻。有時想到主人待我爲甚麼。總比別人更好。不免也有些奇怪。無意之間。和李媽談起。李媽總嘻嘻的說。這是你的福氣呀。阿珠從此便死心塌地。把張公館看做洞天福地。一般便是三少爺。不時和他打擾。打擾他。總看主子分上。略略假以詞色。一天天的過去。李媽漸漸向他露過幾次。少爺要討你做姨娘的話。兒。他總是不信。笑笑逃了。開去後來。經李媽正色問他。他纔打算起來。可是從小便聽人說。做人家小老婆是最下賤。最苦惱的。並且須

帖視之固不誣也。拘蘇及媒某至嚴。鞠之得其實。楊乃爲王子主婚。贈緡三千。立娶蘇女。且罰范數百金爲女奩資。詳其事於上峯。褫媒某名籍。某蓋孝廉而健訟者也。自是某不復敢爲祟於鄉里。

又一事。與包龍圖訊石奇案。酷頗邑有賣油餅之小兒。得錢藏諸筐。置筐於城隅之石臼。而溺焉。賊竊以去。小兒大窘。哭於途。不敢歸。楊適見之。詢得類末語之曰。是無傷也。汝且去。吾當爲爾索得囚升堂。遣吏役拘石臼。搭沒一搭。說得天花亂墜。阿珠聽着吃着。不知不覺竟是喝得酩酊。

由母親作主。因此這一夜翻來覆去。整整想到天明。便斬釘截鐵的回絕了。李媽還說。你再要把這不正經的話兒來戲弄我。我要回去了。李媽便去告訴主人。三少奶奶倒也罷了。無奈三少爺總是千求萬懇。教他夫人想個妙計。加上些反激的話兒。三少奶奶是好勝的。果然再去奮勇進行。他的第二步計策。三少爺聽了。又是拍手叫絕。便教李媽暗暗地關照旁的下人。依計行事。將來各有重賞。可是下人們本當仰承。三少奶奶息的現在。又得賞賜何樂而不爲。

至。吏。笑。其。迂。然。以。邑。宰。之。命。不。敢。違。  
也。一。時。道。路。喧。傳。謂。瘋。子。訊。石。白。焉。  
吏。昇。白。至。鞠。之。不。答。則。笞。之。鞭。朴。交。  
加。觀。者。如。堵。楊。復。命。舉。釜。煮。水。其。中。  
指。白。曰。若。不。具。實。供。者。當。投。爾。於。水。  
白。固。頑。石。何。能。具。供。時。觀。者。益。衆。楊。  
因。語。衆。曰。賣。餅。者。失。其。值。固。大。可。憐。  
而。石。白。又。不。認。供。若。曹。盍。各。出。一。錢。  
與。賣。餅。小。兒。以。了。此。公。案。乎。衆。曰。可。  
因。扃。門。以。待。凡。出。錢。者。悉。投。諸。釜。從。  
左。門。而。去。未。數。十。人。有。錢。投。於。水。而。  
油。膩。宛。然。浮。水。上。者。楊。曰。此。竊。賊。也。

大醉。歪在椅子上睡着了。三少奶奶使个眼色。便见衆人搀扶到别一  
间臥室。把他安放牀上。一个一个掩着嘴。悄悄地散去。三少爺便老實  
不客氣。踱进臥室。实行他的志願。可憐阿珠。此時正在昏昏沈沈。那  
有抵抗的能力。直待醒來。纔知有異。一看却是三少爺。這一驚。非同  
小可。急忙忙拔關。奔出。把三少奶奶房門敲得擂鼓般响。一面號啕大  
哭起來。三少奶奶方纔起身。把阿珠拉進房裏。裝作不知盤問。一回假  
意大怒。轉身便把阿珠着實勸慰一番。道現在事已如此。哭也無益。  
這種可羞之事。還是不聲張的好。並且三少爺也爲愛你而起。我又  
當你女兒般看待。你要甚麼。我總可以辦到這件事。幸虧祇有吾們  
三個人知道。就此嚴守秘密罷。阿珠聽了這種不倫不類的言語。一  
時真個沒了主意。起先本想歇工經三少奶奶苦苦挽留。還許了他幾  
件衣服。幾樣首飾。心肝肉兒的叫着阿珠。纔回心轉意。把回家的念

爲我拘之果一鞠而服

楊禁賭。綦嚴尤惡奸淫。夜必微行。以  
償之。某夜過一草廬。見燈光熒然。竊  
聽之。聞有喁喁私語聲。將鑽籬以進。  
室中人誤以爲賊也。揚其聲。促速去。  
楊屏氣靜立。不復動。旋聞室中呼痛。  
聲甚急。楊私念曰。是得毋因奸謀殺。

乎。復鑽籬以窺。究竟室中人。聞鑽籬。  
聲。又作疑賊。未去。突出追之。楊奔而  
走。追者益迫。楊失足。誤墮糞坑中。大  
呼。勿追。若更我追者。明日當有以報。  
爾其人。遂返。楊踉蹌入署。意草廬中。  
頭打消。不過和三少奶約法一章。以後三少爺再要犯他。甯死也須  
回去。三少奶當然答應。阿珠便照常的做下去。李媽一班人到了明天。  
個個忍俊來看。阿珠見他毫無動靜。以爲阿珠已經情願更加把他當做未來的娘奶奶。看待。阿珠經此羞辱。把個三少爺看得像蛇蝎一般。不大和他照面。推本窮源。還是李媽等把他灌醉而起也。暗  
暗懷恨。不大理他。一家之中。獨把三少奶看做親生父母一樣。就是回到家去。對於周媽也生了隔膜。絕不提起此事。覺得反不如三少  
奶奶的親密。誰料到黑幕裏面。全是他一人在那兒擺佈呢。

阿珠經此春風一度。却早已種了惡果。起先還不理會。三四月後。肚子漸漸膨脹起來。又急得去哭訴。三少奶三少奶早有成竹順口便  
勸他。還是嫁給三少爺罷。不料阿珠哭得更利害。抵死不從。說你們害得我如此。祇有一死。三少奶這纔發急改變計策。說你既然不肯。

呼痛聲急必有變故。侵晨命吏拘草廬之主人至。問昨夜何殺人爲其人。曰無之。楊詐之曰：今有人具訴焉。得云無其人。自念夜曾追賊。賊墮坑中。或竟溺死乎。然頃由坑側過。固未見有屍身在也。因以實對。楊曰：然則若追賊時當見其面目矣。曰：似曾見之。惟夜深未及詳辨耳。楊命起立仰視。曰：若所追者得毋類我乎？其人視之果然。亟謝罪。楊曰：若無然。若不殺人。阿珠祇爲當初一著之差。弄得現在身未分明。爲人作嫁也不是個事體啊。

阿珠快要生產了。三少奶便同他到醫院裏去。表面上祇說是帶阿速具實以告其人。曰：無他。民婦臨盆。懷孕了。可是三少奶這種計算。真是名實雙收。也算得陰狠了。獨有果然亟謝罪。楊曰：若無然。若不殺人。阿珠祇爲當初一著之差。弄得現在身未分明。爲人作嫁也不是個事體啊。

小兒將墮地。腹中奇痛不能忍。故呼聲甚急。耳觀者譁然。楊亦大笑。因語其人曰。是子之生白虎臨門。（俗稱知縣爲白虎星）後當大貴賞以洛兒錢十千。其人謝而去。

楊又嘗夜行過一室。疑爲烟窟竊視。於門外適巡更者至。誤認爲賊。以鎛擊其腿。鏗然作響。楊亟奔去。明日傳更夫至。曰。昨夜獲賊乎。更夫曰。未也。楊曰。若曾以鎛擊。何復狡賴。因以腿傷示之。更夫乃悟。亟伏地請罪。瘋子笑曰。若無懼。若能盡職。固可賞也。

珠去服侍。張冠李借。李代桃僵。不上半個月。阿珠居然產了一個男兒。又白又胖。好不可愛。張公館裏忙得報喜信送紅蛋。亲戚們到醫裏院去探望三少奶奶。却另外包起一間病室。假意躺在牀上。不給人瞧。個破綻。阿珠產後。對於那個小孩母子之間。自會發生一種情感。漸漸有些不捨起來。然而明明已被三少奶奶搶去。情隨事遷。又懊悔當初。何不就做了姨娘。倒是正大光明。如今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兒子雖好。已屬他人。眼見得終有分離。一日就想委曲求全。有時向三少奶奶露些情願。作妾的話。然而三少奶奶既然有了這個不勞而獲的兒子。早又變計。把閑話搪塞。開去阿珠。說了幾次。總是如此。這纔恍然大悟。哭得暈過幾回。三少奶奶也不大理他。經此一番憂鬱。加上產後感些風寒。便生起傷寒症來。熱度一天高似一天。有時昏沈。嘆語總說我這纔曉得你的心了！你們害得我好苦啊。

因給錢數千文。且語之曰：惜若未能獲賊，不則當倍爾賞也。乃笑而縱之去。

清末下流社會，其髮辮多作散花式。油油然光可鑑人。楊痛惡之，遇有梳散花瓣者，輒割去其泰半以示儆。清季未盛行剪髮，人民固羣以無辮爲耻。也又游民着履，恆倒其跟而踏之。雖新履煥然，亦所不惜。楊見之必命割其履之半，俾不能成行。由是頹風乃漸改云。

耐菴曰：今之爲民牧者，深居簡出。

！醫生看他病勢不佳，便去關照三少奶奶。恰好三少爺也來探望，便想把阿珠搬回家去請中醫診治。三少奶奶大不謂然，說人多分是不中用，搬回家去。一旦死了，作何計較？還不如硬心腸把他送回娘家去罷。三少爺是無可無不可的，頓時雇了一只船，教李媽伴着把阿珠從醫院擡出來，一逕送回家去。見了周媽，祇說是在張家得的病。周媽因爲女兒一月多沒有回家，正在盼望，現在看見女兒病到如此，早已慌了手脚，不暇細問，獨去照顧阿珠。可憐阿珠此時只贖得一絲牛氣，一句話也說不來，眼睜睜地過了半夜，就此一命嗚呼。真是飲恨九泉，永遠沒有昭雪的一日。三少奶奶打聽得阿珠死了，再教李媽送了幾十塊錢替他棺殯，總算是主子格外的恩典了。

三少奶奶送了阿珠，便自回公館。曉得此事詳細的祇有李媽一人，旁的下人祇記得七夕一回事。往後阿珠懷孕，三少奶奶裝假肚，都吃瞞。

視殊高。民情都不能上達。安得有千百楊令者爲吾民斷疑獄而正頹風乎。夫惟楊令不多得此人。所以瘋子視之耳。

編輯贊話 濟羣

過。正是喜氣盈門。誰也不讚三少奶有福氣。三少奶便揀了一個好日。大排筵席。請起湯餅來。那天一清早起。把個小孩子打扮得花團錦簇。幾個乳娘。捧抱着自己。正在梳妝巧外面。引進一個賣花老婆子來。三少奶一見這人似乎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來。看他鵝衣百結。白髮盈顛。氣喘吁吁的站着。三少奶覺得他很可憐。便揀了一個花球。給了三個小銀元。婆子謝着去了。李媽在旁拉了拉三少奶的袖子。低低說道。這婆子就是阿珠的母親周媽呀。從前也來賣過花的。想現在因為女兒死了。無人供給。祇得重理舊業哩。三少奶聽了這話。良心上不免慙的一動。過了一回又忘記了。

程小青先生譯的偵探小說殲仇記。共有五篇。都寫得有聲有色。引人入勝。上兩期登的是第一篇。倘然祇讀了上半篇的。恐怕沒有一個不疑心克麥就是黨徒之一。豈知下半篇極

定庵先生鑒尊著極有含蓄乞示通信處爲盼 濟羣附啓

力一翻出人意外。這纔是不落恆蹊

的好小說。第二篇在第十期上披露。

諸位諒必一定歡迎的。

奪標小說『紅屋』單行本現正排印。准國慶日出版。共有二十餘篇。均係精心結撰之作。每篇加入插圖一幅。將全篇精采曲曲繪出。使讀者益增興味。愛讀諸君請拭目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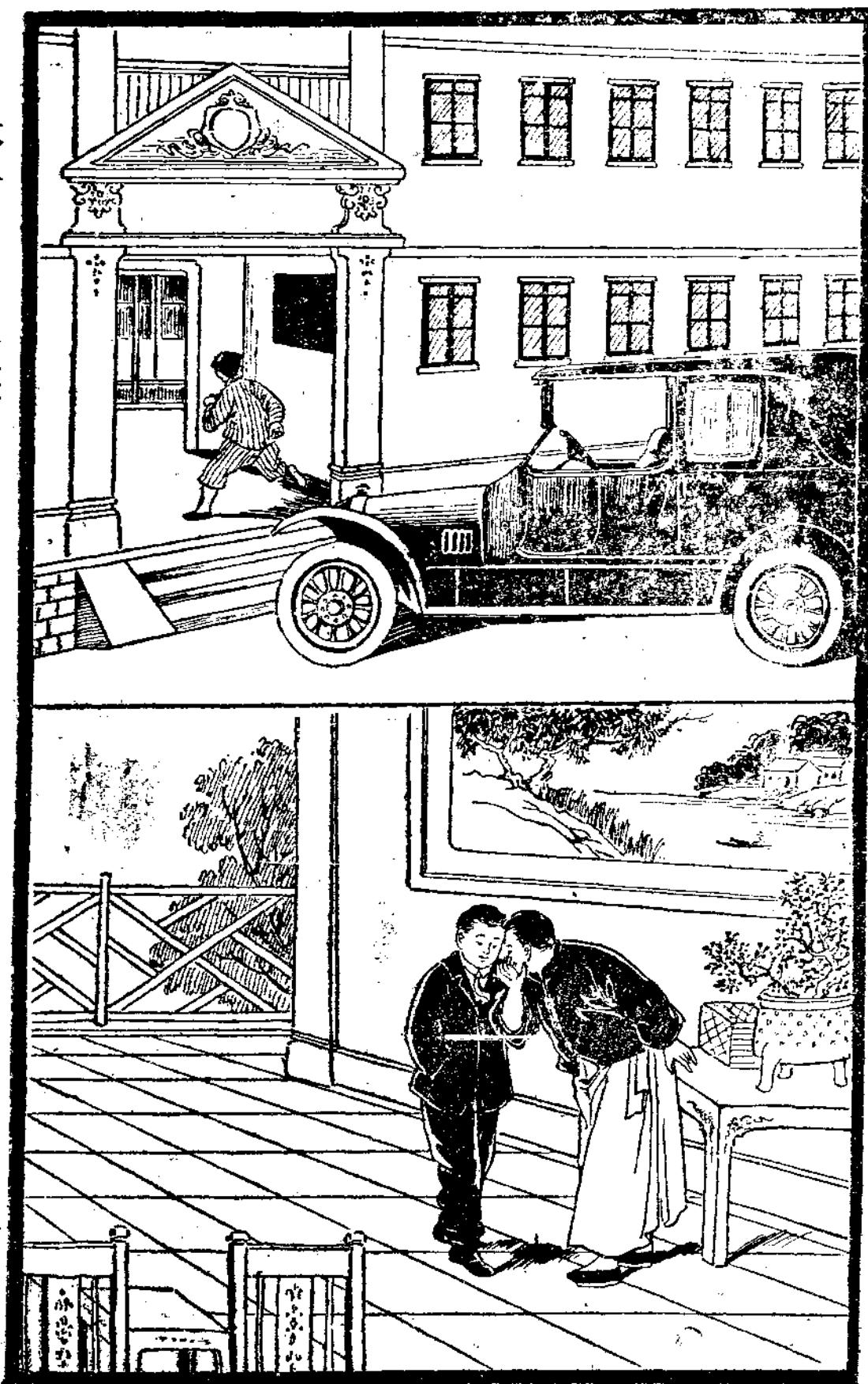
## ◎特別啟事

本雜誌第九期原定十六日出版。現特提早一天。改于中秋日發售。並闢『中秋增刊』一欄。所刊應時小說。及滑稽文章。悉係名家著作。立意新穎。趣味濃厚。頁數亦較平時多出十分之二。用答愛讀諸君之雅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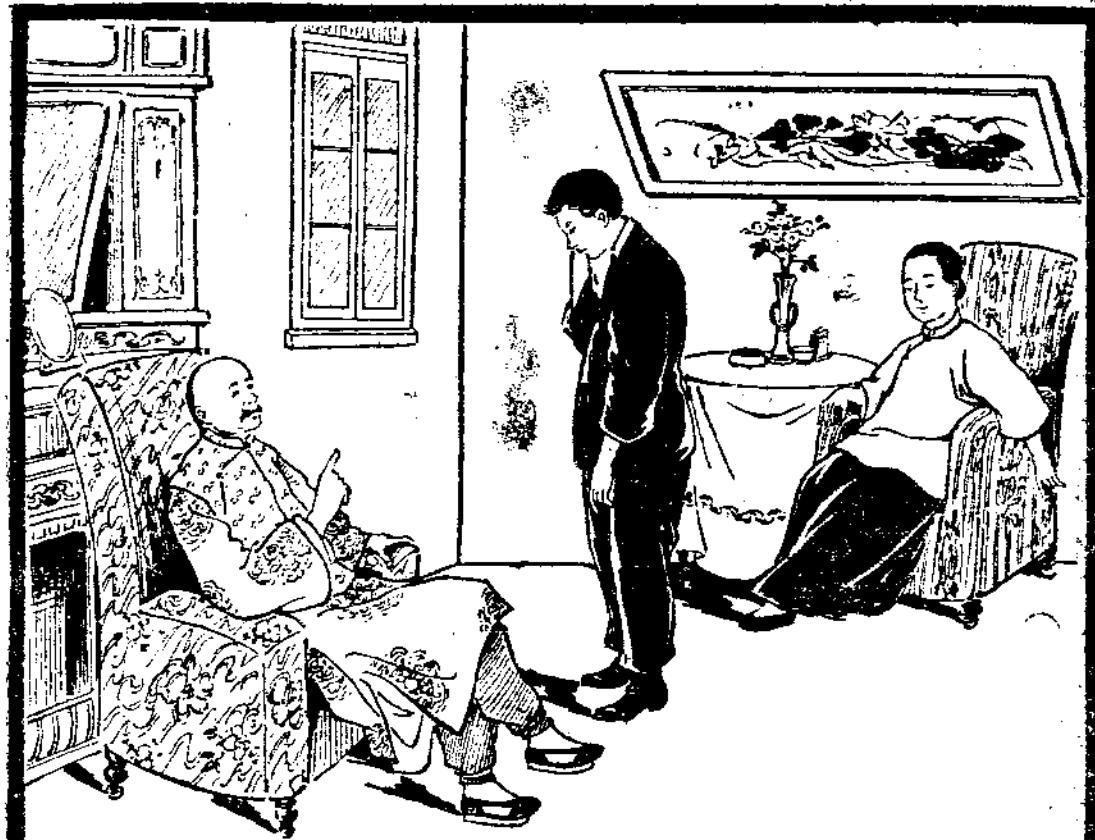
第十期亦改于陽歷十月十日出版。另加『國慶增刊』數十頁。仍售大洋一角。並不加價。以後仍逢禮拜五發行。特此佈聞。(十一期陰歷九月初一出版)



第八回 獸小做慣施強手段 賢師爺專做熱心腸



第八回 獸小姐慣施強手段 賢師爺專做熱心腸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八回 歎小姐慣施強手段 賢師爺專做熱心腸

原來現在周樹雄對於他太太彷彿是個債主一般一見面就怕他討兒子今兒雖祇半天工夫已被他逼了好幾次此刻聽娘姨出來相請不免聞而寒心但又不能不進去見他因為自己晚間還得回房安睡仍舊避不了這一見此時若不進去少停見了更不免受他的閒話故而祇可硬硬頭皮隨着娘姨進內幸得太太並不問他討兒子却因汽車夫回來不知有無消息心思不定故請老爺進來問其端的樹雄便將汽車夫一番言語和王師爺的計劃一字不遺的告訴太太知道太太聽了也覺這其間汽車夫不無可疑王師爺用計極是口內不言心中

也。暗。暗。佩。服。樹。雄。見。太。太。歡。喜。乘。間。說。明。兒。畜。生。回。來。場。面。上。的。警。戒。終。得。給。他。一。點。若。然。太。和。平。了。被。他。看。得。忒。殺。容。易。將。來。豈。不。更。胆。大。放。肆。太。太。說。你。既。已。答。應。不。責。罰。他。何。以。又。說。警。戒。大。人。大。物。說。話。豈。可。言。而。無。信。再。要。將。他。嚇。跑。了。日。後。誰。勸。得。他。回。來。呢。樹。雄。道。爲。此。我。要。同。你。商。量。甯。可。我。做。紅。面。你。做。白。面。我。裝。發。怒。的。模。樣。你。從。旁。勸。解。一。齣。戲。便。做。得。下。去。彼。此。也。可。遮。遮。場。面。不。然。豈。不。被。人。說。我。做。老。子。的。太。覺。前。倨。後。恭。了。嗎。太。太。說。這。樣。你。自。己。的。場。面。固。然。可。以。保。全。了。可。知。孩。子。也。是。要。場。面。的。你。將。他。當。着。底。下。人。面。前。一。怒。一。跳。教。他。怎。樣。受。得。住。呢。樹。雄。皺。眉。說。有。了。他就。沒。了。我。也。罷。明。兒。待。他。來。家。喚。他。到。你。房。內。屏。退。底。下。人。讓。我。說。他。幾。句。就。是。了。不。表。老。夫。婦。設。計。再。講。汽。車。夫。桂。林。回。到。張。公。館。在。客。堂。內。高。喚。一。聲。少。爺。大。小。姐。同。少。雄。兩。人。冷。不。防。都。嚇。一。跳。大。小。姐。就。罵。這。廝。真。正。該。死。怎。無。端。大。呼。小。叫。怕。不。要。將。人。嚇。出。病。來。嗎。少。雄。說。這。班。汽。車。夫。

都是粗人。懂得什麼輕重。我也不知罵了他多少回。還是這樣冒失鬼似的。真是罵殺不改的笨牛。令人無法可施呢。說着推窗問桂林回去怎樣。桂林將王師爺和老爺對答的一番言語。告訴少雄知道。少雄點點頭。揮手令他外間等候。自己回身和大小姐商量辦法。桂林所說的話。大小姐也聽得了。所以無須少雄再講。但大小姐的脾氣。仍舊拗執得很。說你若依依順順的回去。豈不顯出你怕着老子。日後難說。他又要發老脾氣。欺侮你了。依我之見。倒不如爽爽快快住在我這裏。也不必埋蹤滅跡。索性堂而皇之告訴他們。住在張公館內。他若要你兒子的。話自然要打發人來請你回去。如其不要你兒子了。你想自己堂堂六尺之軀體。體面的少年。還怕沒人要麼。何苦自己看賤得這般似的。反去遷就他們老的呢。少雄聽了。決不定主意。看時候已晚。就回去。父親也將要睡了。驚動他。反爲不美。且待明天再作道理。當時於大小姐的議論。未置可否。大小姐說過這邊。又談

別處轉眼工夫已把這件事忘在腦後。今夜大小姐強留少雄宿在他家書房中。少雄覺自己和姓張的既非親戚又非故舊客客氣氣況他還有老母自己又是個男子住在這裏於理不合執意不允祇在他外房中相陪到天明了方告辭仍坐汽車回棧房住宿桂林却往他姘婦家中睡覺這天仍舊是桂林先出來到棧房中喚醒少雄問他預備什麼時候回公館去我先開汽車來接你少雄斂眉說我打算不回去了桂林驚問此話怎講少雄便把昨夜和張大小姐談論的說話對桂林說了桂林憤道少爺我可有句不中聽的話要說從古來只有兒子遷就老子沒有老子遷就兒子的道理張大小姐是女孩兒家所以說的也是女孩兒撒嬌的一派言語少爺堂堂男子豈可學他的行爲而况老太爺何等身份他也決不肯丟醜在你少爺的面上兩邊相持不下惡感豈不更深在老太爺方面祇你一子心中怎不生氣在你少爺方面難道曉大家私聽別人受用不成老太爺

有。言。要。回。去。須。速。速。回。去。決。不。責。罰。如。其。遲。了。那。就。說。不。定。怎。樣。辦。法。所。以。這。件。  
事。還。望。少。爺。三。思。而。且。千。萬。遲。不。得。呢。一。番。話。說。得。少。雄。如。夢。初。覺。連。道。我。回。去。  
我。回。去。快。教。他。們。泡。洗。臉。水。來。我。洗。臉。你。也。回。去。開。了。汽。車。來。罷。桂。林。大。喜。今。天。  
他。也。不。須。借。別。人。車。用。自。回。公。館。內。開。了。少。雄。的。汽。車。出。來。講。他。勸。少。雄。的。幾。句。  
話。雖。出。熱。忱。然。而。還。有。些。却。是。王。師。爺。重。賞。一。句。話。上。帶。出。來。的。所。以。他。開。着。車。  
也。異。常。高。興。到。機。房。門。口。停。機。三。步。兩。跳。的。奔。到。少。雄。房。中。問。他。可。預。備。舒。齊。了。  
沒。有。少。雄。說。我。纔。教。他。們。叫。的。蝦。仁。麵。還。沒。送。來。呢。桂。林。道。我。們。走。罷。蝦。仁。麵。有。  
什。麼。希。罕。回。頭。到。了。公。館。中。燕。窩。海。參。也。多。得。很。呢。少。雄。還。想。不。走。被。桂。林。立。逼。  
着。出。來。棧。房。是。桂。林。熟。識。的。祇。須。櫃。檯。上。招。呼。一。句。少。停。再。算。兩。人。出。棧。房。桂。林。  
上。車。撥。動。機。關。少。雄。教。他。休。一。脚。開。回。去。先。往。別。處。兜。一。個。圈。子。桂。林。問。這。是。什。  
麼。意。鬼。少。雄。說。你。我。說。話。還。沒。對。頭。稍。停。老。的。問。及。在。那。裏。尋。着。我。你。預。備。怎。樣。

對答一言提醒了桂林暗笑自己好不糊塗適間財迷心竅連口供都忘却預備了於是便依他少爺的吩咐開汽車往別處兜了兩個圈子主僕二人在車上議定只說在徐家匯少爺一個同學姓王的家中尋着他前天晚上也是少爺自己縋窗口出去與桂林不涉這是她最要緊的一句話少雄想自己橫豎罪名大了加這一點上去並不爲過若被老的知道桂林幫凶他的飯碗頭可就保不住哩計議已定汽車也放回公館管門的金貴看見高喊少爺來了聲音傳進裏面王師爺聽得也三脚改作兩步的奔將出來見汽車剛正停住王師爺卽忙替他開車門少雄下來王師爺滿面堆笑的說世兄你回來了麼少雄初見王師爺頗有幾分內愧繼見他滿面孔歡迎的神氣不由定心不少王師爺附着他耳朵說老太爺那裏已由我竭力說情他怒氣全消少停決不難爲於你本來也是他老人家教訓太嚴了一點古人尙且有小杖則受大杖則送一句話無怪世兄要憤而

出走俗語說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方不過你我都不能說老大人有什麼不正之處然而於世兄出走這件事實非你的過失所以我兩日來翻覆勸解老大人現已明白過來答應不責罰世兄適間太太請他上樓去了至今還未下樓你我姑且書房中坐一會待他下來有我在旁包你不致受老大爺委曲的少雄聽說更覺安心心中也感激王師爺到二十四分二人到了書房中剛巧有一個娘姨出來看見說原來少爺回來了王師爺代他答應道正是有勞姆姆回一聲老爺少爺回來了現在書房中說我請他下樓娘姨答應去了不多一會又跑來說老爺太太喚少爺上去呢王師爺聽了好似當頭門澆了一桶冷水他自以爲今天少爺回來不出他神機妙算正可在主人面前顯一顯自己的才能料樹少雄見了兒子定必發怒他又可從旁勸解在少雄面上討好一下子馬屁兩面俱着正是英雄用武的時候何期娘姨傳出命令喚少爺上樓他又不能跟着到主

人房中去拍馬屁的一盤妙算完全失敗。這一氣做書的無可形容。祇覺他兩眼發直。頓口無言而已。少雄也因老子喚他上樓。心中十分恐懼。他以為爹若下來發怒時有王師爺相勸。可以太平無事。上去了。只愁娘也和昨兒一般袖手旁觀。自己這個虧。豈不吃得太大了嗎。但身子已回到家裏。不比在外間還可挨着。不回來。此刻他倒頗後悔。自己沒聽張大小姐相勸。誤信桂林的說話。現在弄得上下。上下不下。十分爲難。沒奈何。祇可硬一硬頭皮。隨着娘姨上樓。到他父母的房中。見他老子眼望着別處。不對他看。面上似乎並不十二分發怒。惟有他娘却看着他。兩眼頗露憐惜的樣兒。然而彼此都不开口。娘姨進來。站立一旁。太太見了。揮手令他出去。並教他把房門帶上了。於是房中祇剩他父子三人。樹雄迴過臉。對少雄橫了個白眼。說畜生。你還想回來的麼。我看你的胆量也太大了。多高的窗。也能跳出去。將來做賊倒可。無師傳授我周氏門中。焉能有你這種孽子。現在我。

也沒別的話喚你回來。就是告訴你。你既有能爲。可以自己出去。好得很。從今以後。你也不必回來。有能爲的。自立門戶。沒有能爲也。休得回來尋我。我也只當沒有你這兒子。情願乾乾淨淨的終我餘年。將家產充作善舉。日後還有人歌功頌德。偷留着你這不肖兒。將我氣殺了。家財既不夠你一輩子的浪費。將來還不免被人說一句。周某人做官的。掙得造孽錢下來。自害兒孫。這名氣我可犯不着。担受了。說到這裏。氣逆痰喘。咳嗽不已。少雄滿擬受他老子一陣大跳大罵的。却注意他說出這些話來。分明露着趕他出去的意思。這倒出於意外。一時頗覺驚惶。臉也嚇得青了。太太看見十分不忍。勸他丈夫說。你也休得生氣。生子不肖。莫說是。你就我也未必歡喜。不過他這回還是初犯。姑且饒他一次。以後再要撒野。就儘你逐他出去。我也決不多嘴。再勸你留他的了。樹雄聽說搖頭。口中說些什麼。却因他咳着嗽。聽不清楚。太太對少雄使個眼色。說。你現在快到書房中去看看。

書。今天不可出去了。少雄見娘肯幫他的忙。知道大事無礙。得了他的眼色。慌忙應聲曉得。不等他老子再說下文。趕緊腳底下明白。迴身奔下樓來。到書房中。見王師爺還在那裏氣鼓着嘴。不知想什麼心事呢。看見少雄出來。忙裝笑臉問他。老大人可有什麼話。少雄不便實告。搖頭說。現在沒什麼話了。王師爺問他不出。也祇可一個人坐着。嘔氣。少雄隨手取了張報紙觀看。他平常看慣的是戲目廣告。此時報紙上手也不免翻廣告一面。觀看恰巧他拿的是第一張。沒有戲目。少雄嘆了口氣。心想人逢倒霉時候出手就不順利。我想看戲館告白。偏拿了第一張。豈不可恨。正欲拋棄。忽見封面上有一段恕訃不周的廣告。寫着清封通議大夫江蘇巡撫俞體仁府君痛於某年某月日逝世云云。孤哀子俞伯樂泣血哀告。少雄見了。心中一動。想伯樂是自己的好友。怪道已有許久不曾見他。原來他喪了老子。這倒適意得很。因他也和自己一般。惟有老子的氣最爲難受。現在他老子

的死了。身子便可自由自己。這個累還不知幾時可脫。想來好不納悶。賭氣丟下報紙。王師爺此時口啞旱煙桿兩眼正對少雄望着見他不看報了就想承間拍幾句馬屁。叫聲世兄。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子游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可知父子之間自有一種天然的慈愛。嚴法相繩。原非得已。前者老人訓斥世兄之處。世兄切不可放在心上。但願從今以後力改前非。努力向善。過則勿憚。改以期不負老人一片望子成龍的熱心。則爲子之道。其庶幾乎。話猶未畢。樹雄走了進來。接口道。老夫子。你也不必多費唇舌了。俗語說。對牛彈琴。牛知得什麼來。不比一塊頑石遇着生公。說法還有點頭的時候。你休得將有用精神丢在無用之地罷。王師爺倒不防自己勸少雄的話恰被主人聽得一下子剛拍在馬屁上。頗出意料之外。心中得意無比。然而少雄可聽得大不受用起來。他先被王師爺詩云。子曰的一陣掉文。已覺心頭作噁。

怎禁得老子再來和他兩個人一吹一唱。若在平時他早已給腳底他們看了無奈今日一場潑天大禍剛正火滅還未烟消自知一走老的更要生氣祇可裝聾作啞由他賓主二人你一言我一語說長道短自己只當沒聽見心中想着張家姊妹兩個人各成一派大小姐是舊派翹楚二小姐是新派班頭自己若能一箭雙鵰將他姊妹倆都弄到了手這豔福着實不淺不過聽大小姐的口音似乎二小姐已有了意中人不知這句話當真不當真如其當真的話又不知此人門第比自己如何風貌比自己如何倘兩者都敵我不上則將來自己還有法想若使有一椿比我勝了則他先入的已佔優勢自己一番大計劃就不免要失敗了他心中所盤算的就是這個念頭旁邊樹雄和王師爺兩人此唱彼和反復勸導王師爺還大大的賣弄他腹中五車學問引出許多古人以冀少雄聽了心中感悟兩個人說得唇焦舌敝那曉得少雄充耳不聞然而樹雄見他兒子兩眼呆視着

地低頭不語似在那裏想什麼心事一般。以爲他聽了自己和王師爺的一番言語。心中已悔悟的了。故此陡喚一聲畜生。你現在明白了沒有。少雄倒吃了一驚。不知父親問他什麼事。明白不明白。口中雖回答不出。料想點頭是不致有錯的。因就點一點頭。樹雄見了嘆道。畜生啊畜生。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王師爺道。現在世兄已經明白了。老人也可不必生氣咧。俞公館開吊的日子已近。我們這裏還未送禮。應該做緞幛或做輓聯。還得請老人的示。論老人和俞大人的交情。很可送一副沉痛些的輓聯。因爲彼此都眷懷故主。恥食周粟。不願作民國官吏。堪稱志同道合呢。樹雄點頭說。你的話不差。就照這意思替我做一副輓聯罷。王師爺答應說是。當即回轉他帳房中。搜枯腸翻破書去了。書房中祇剩樹雄父子兩個。少雄覺得坐立不甯。又不敢他往。心中說不出的難受。他老子却反背着手。在地中間踱來轉去。兩個人都是啞口無言。忽然電鈴叮叮的響起來。原

來他們電話就裝在書房中。少雄聽得就打算過去接線。樹雄見了喝道且住。少雄不敢不依。讓他老子親自上前接聽筒。問是那一個。不意答話的却是一個女子聲音。說你們這裏可是周公館麼。樹雄答道正是你們那一家。那邊聽了並不回答他這句話。却問你家少爺回來了沒有。樹雄大疑。說你問他什麼事。究竟你是何人。那邊仍舊不說明白。祇道我們有話同你家少爺講。你教他來聽電話就是了。樹雄說這個不能。你須得先把你自己姓名告訴我了再講。那邊轉問你是那一個。樹雄厲聲說我姓周。你認得不認得。一言甫畢。就聽那邊囁嚅的說。打差了對不起。接着聽筒中骨碌碌一陣響。電話線斷了。樹雄大怒。放下聽筒。對少雄頓足說。這又是你的鬼戲。方纔打電話來的婦人是誰。少雄不解所謂。說我沒聽過。電話是爺爺自己聽的。兒子焉能知道。樹雄無話可說。只罵畜生該死。少雄不敢開口。心中却有幾分明白。一定有什麼人打電話給自己。被老子接着了。據他

說是婦人。也許張大小姐打來的。但他早已知道我家中正鬧着交涉。何以又冒  
冒失失打了這電話來。害我多聽老子幾句臭罵呢。心中正疑惑間。裏面太太打  
發人出來喚少爺進去。少雄如逢皇恩大赦一般。急急離開他老子。隨來人到他  
娘房中。太太見了也免不得埋怨他幾句。問他前夜怎樣出去的。少雄承認縫窗  
口逃走。太太聽了。噴噴說。嚇殺我了。你不想想。倘一失手。如何是好。少雄微笑道。  
我們學堂中。教體操。攀繩索。是練慣了的。怎得失手。太太聽得。只顧搖頭說。從前  
上學堂讀書。是巴上進。現在上學堂讀書。原來是習練縫繩索。做賊的呢。接着又  
勸導他兒子一番。說你老的本來預備趕你出去。不收容你。是我和他鬧了幾場。  
方許你回家的。我還在你老子跟前。担保你以後不再不聽教訓。你要。是。不。改。前。  
非。連。累。我。也。沒。有。面。光。呢。少雄當時自然沒口的答應。曉得豈知過了一宿。他又  
想起張大小姐並記。罣。昨兒的電話。不知是不是他那裏打來的。急於要去探望。

他打聽一個明白。所以仍舊借着上學堂爲名。教桂林開出汽車。逕往張公館。到門口。少雄下車。熟門熟戶。也不必教人通報。一脚升堂入室的到大小姐房中。大小姐見了少雄。如獲異寶。說你昨兒可是回家去的。我那裏不尋到了你。少雄也問昨兒有個電話。是不是你打來的。大小姐說。何嘗不是。我因找你不着。纔打電話到你公館中探問。不意恰接在你家老太爺手中。嚇得我搖鈴不迭。原來你也知道了。少雄便把昨兒接電話的情形。對他說知。大小姐笑不可仰。說我累你受罵了。你怨不怨呢。少雄道。爲你身上的事就死也甘心的。大小姐聽了。感激得不知所云。無以爲報。便拿起他一隻手。貼着香口。連吻不已。少雄也覺遍體酥麻。六神無主。正當這時候。外間忽然闖進一個人來。二人都吃一驚。不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

編輯事務

施濟

世

界

書

局

羣

鶴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印 刷 行 者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漢口

廣州

長沙

天津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上海

馬

路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印  
承接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市紅屋